

恩 福

BLESSINGS

V.16 N.2 總59 2016/4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從川普現象 看美國文化走勢 P2

An Analysis of American Cultural Trend
in light of Trump Phenomenon

基督教與當代道德重建 Christianity and Mo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Today P5

基督教對羅馬文化的顛覆

The Overthrow of Roman P20
Culture by Christian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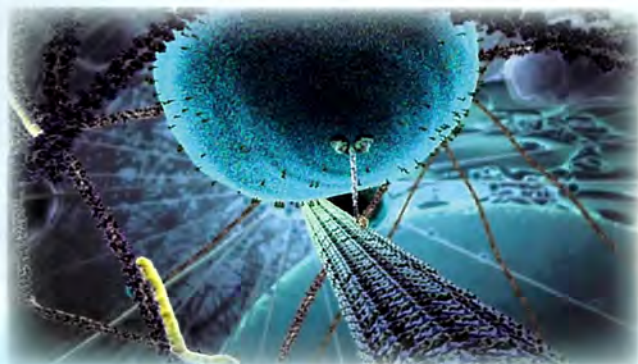
無窮生命的大能



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哥林多前書15:20）
祂成為祭司，……乃是照無窮之生命的大能。（希伯來書7:16）

細胞內猶如一個大工廠

胎兒安穩躺在母親子宮中



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那時，我的形體並不向你隱藏。
（詩篇139:14-15）



你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並且你所種的，
不是那將來的形體，不過是子粒……所種的是血
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哥林多前書
15:36-44）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從川普現象看美國文化走勢 2
An Analysis of American Cultural Trend
in light of Trump Phenomenon 陳宗清
- 基督教與當代道德重建 5
Christianity and Mo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Today 李靈
- 評介《國族神學的民主化》 10
Book Review: *Democratization of
the Theology of Nationalism* 趙剛
- 機器人·DNA·靈魂 封底
Robots, DNA, Spirit 蘇卿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佛教的悟空，還是基督的恩典？ 14
Emptiness of Buddhism vs. Grace
of Christ 謝文郁
- 天主教對華早期宣教歷史概覽 16
A Brief Survey of the Early Catholic Mission
to China 李民舉
- 基督教對羅馬文化的顛覆 20
The Overthrow of Roman Culture by
Christianity 葛擁華
- 對創造與科學的兩點說明 24
Two Clarifications about Creation and Science
周鐵樓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我心靈得安寧 26
I Found Peace in My Heart 康頤
- 我要去中國，再次被釘十字架 28
I Am Going to China to be Crucified Again
郭易君

恩福

Blessings, Vol. 16, No. 2, April, 2016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16年4月 第十六卷第二期 總59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Editor: Jasmine Jing Zhang

Contributing Editor: Gang Zhao / Miao Zeng

Cover Designer: Sherry Fong

Administrator: Shangchun Cai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編輯 張靜

特約編輯 趙剛 曾淼

封面設計 馮采葭

行政 蔡尚純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15(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13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Tel/Fax: (949) 556-3033

E-mail: enfu@bf21.org

Website: www.en-fu.org

本刊文本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台北代理：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黃暉璇 T:8780-1011*204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http://www.en-fu.org/bless/magazine>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MF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主席)、蕭康(書記)、許容惠(財務)、羅保維、蘇文峰、陳永昌、陳惠婉、陳愛光、張文宇、陳政、劉哲偉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從川普現象看美國文化走勢

陳宗清

去年6月，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初選剛開始時，億萬富豪川普（Donald Trump）的民調只有6%，不被大家看好。但是從9月以後，他的民調變成居於領先，經過幾個月依舊持續，並無任何衰退跡象。

2016年3月之後，他在初選中所得的選舉人票，在共和黨中拔得頭籌，而且遠超其他候選人。毫無疑問，他領導的競選團隊士氣如虹。

在支持他的群眾中，有不少是基督徒，甚至自稱是虔誠福音派的人士也不在少數。元月26日，川普受邀到美國最大的教會學校「自由大學」（Liberty University）演講，校長賀維爾（Jerry Falwell Jr.）公然支持他。這一舉動讓美國保守的福音派陣營感到相當震驚。其實，該校早在2012年就已經頒贈他榮譽博士學位。

然而，與福音派傳統上支持的候選人比較，川普的形像完全不相符，甚至非常「另類」。例如，他有過三次婚姻，對象主要以美貌為訴求；他從來沒有為淫亂的罪悔改；他傾向用極端且尖銳的方式發言；講話的態度常自大而囂張，甚至詞句粗俗不雅；他崇尚金錢，除了是房產大亨，還開設賭場；他又是多次選美大賽背後的老板。

川普贏得基督徒支持的主要原因

川普為何獲得基督徒的青睞？網路上有不少分析。歸納起來，最重要有以下五大原因。

首先，在這場選舉中，川普成了美國人能再度自豪的象徵。他屢次宣誓，要把美國帶回她舊有的榮耀。去年他出版《跛腳的美國：如何讓美國再次偉大》（*Crippled America: How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自認有能力使美國恢復從前輝煌的地位。



第二，對不少選民而言，奧巴馬離百姓愈來愈遠，且愈來愈缺乏激情。在許多人眼中，這位現任總統穆斯林色彩強烈，所制定的移民政策正在逐漸摧毀美國。但川普的氣勢懾人，讓

群眾感到他充滿熱忱。他只在意如何使美國再次強大，不怕得罪任何人，包括穆斯林在內。他幾乎成了「反奧巴馬」的標誌。

第三，由於川普是生意人，向來注重務實，不像傳統的政客經常流於空談。崇尚實用主義的精神使川普「說做就做」，不去顧慮政治包袱。他的競選經費完全出於自己的荷包，因此不受任何利益團體挾持。

第四，基督徒當中蘊釀著「兩個國度」的神學觀，將「天國」和「地上的國度」分開。因此許多基督徒以為，選「總統」和選「牧師」截然不同，幹練成為主要的考量，靈性或道德則屬次要。既然由於人的罪行，「地上的國度」都有問題，所以也不需期待會有「完美的總統」。為了達到政治的目的，屬靈的價值可以妥協或犧牲。

最後一個原因為：過去三十年來，美國教會的素質普遍下滑。即使自稱是福音派的信徒，對重要教義往往亦不能堅守，立場動搖的屢見不鮮。事實上，不少所謂「福音派信徒」公然支持川普，主要原因是因他們靈性低落，並不看重聖經的要求。

世俗主義侵蝕美國文化的真相

共和黨向來以保守立場自居，但川普並非穩定的保守派。儘管目前他強調自己在婚姻、墮胎等方面都傾向保守，但是因為過去他的立場經常改變，對於小政府等保守派的核心價值也不常提及，因此，一些評論者仍將他列入「非保守」行伍。然而

但如今，以世俗主義為主導的美國文化則是以「去基督教」為特色。
But now de-Christianization i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secularized American culture.

在最近的全國民調中，他竟得到38%共和黨的選民支持，比第二名的克魯茲多出20%。

這現象披露出：美國文化正在急速改變。事實上，世俗主義席捲美國已有半世紀之久。彼得柏格（Peter Berger）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神聖的帷幕》（*Sacred Canopy*）中，已經清晰指出歐美世俗化的趨勢，並它所帶來巨大的影響力。

在美國，世俗化意謂著放棄文化中原本的超驗價值或傳統，擁抱自然主義，並且只在今生追尋意義和目的。由於蔑視絕對的權威，人們只以相對的個人主義為生活的依據。無數人的靈魂漂泊在虛無的幻覺中。

維吉尼亞大學雷考克教授（Douglas Laycock）提到，有30%的已婚美國人宣稱，他們的婚禮不採用宗教的典禮。27%的美國人在安排自己的喪禮時，也不想用任何宗教儀式。

非宗教人口遽增

在美國傳統文化中，宗教信仰代表正面的意義。但如今，以世俗主義為主導的美國文化則是以「去基督教」為特色。

2013年7月，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宗教系主任賴德曼（Gary Laderman）斬釘截鐵地指出，未來美國的宗教趨勢是「去基督教化」（de-Christianization），而非「世俗化」（secularization）。「比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近日發表的研究顯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宗教選項填「無」的比例很低，只有2%，到了七十年代，有7%，然而到了2013年，已增加到20%。

在宗教欄填「無」的人士，有些是無神論或不可知論者，有些則只是對宗教漠不關心。探討這問題的專家認為，非宗教人口的增加，與過去幾十年

「宗教右翼」（Religious Right）在美國的表現有關。在這些人眼中，「宗教右翼」只對錢、苛刻的規定、和政治有興趣。結果，在九十年代以後，一般美國人對政府、大企業和教會愈來愈失去信心，變得更加崇尚個人主義，對權威倍感懷疑，也不願意隸屬於任何有組織的宗教。

性開放的後果

「性革命」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爾後，美國人對「性」的觀念不斷開放。六十年代之後，在電影界、色情雜誌和電視劇的推波助瀾之下，性解放運動更甚囂塵上，成為二十世紀下半葉改變社會的一大因素。

如今，「婦女性觀」、「同性戀」、「婚前性行為」和「性表達的自由」，在美國各地司空見慣。傳統的兩性關係和婚姻家庭制度大遭撻伐，受到空前的破壞。

2013年，有一份針對青少年性行為的調查顯示，47%的高中生有性經驗，其中超過三分之一有相當活躍的性行為。15%的高中生表示，他們有四個以上的性伴侶。5.6%的學生在十三歲以前就有第一次性經驗。在18至23歲的未婚年輕人中，84%已有性經驗。

在性開放如此猖狂的時代，川普私生活的脫軌毫不讓人意外。九十年代初期，他與第一任妻子還保持婚姻關係時，便和一位女星幽會，導致1991年離婚。兩年後，這位女星生了女兒之後兩個月，他們才正式結婚。這段婚姻幾年後又破裂。他現在的妻子是第三任。川普的婚姻可說是美國性解放文化必然的結果。

在二十世紀時，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婚姻狀況還受到很嚴格的檢視，但如今，選民已經毫不在乎，反映出社會道德已今非昔比。

信仰素質的低落

根據沙斐斯教授（Mark Chaves）在2011年出版的《美國宗教：當代走向》（*American Religion: Contemporary Trends*）指出，經常參加聚會的基督徒比例日趨下降；在擁有大學文憑的信徒中，相信聖經無誤的比例也明顯滑落。

美南浸信會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主席莫爾（Russell Moore）慨然指出，今天美國信徒引以為傲的「聖經地帶」（Bible Belt）其實已不存在。大約二十年前，當他在教會擔任青年事工主任時，發現教會的高中生和外面的青少年，在行為上基本沒

The Great Decline:
Religio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2-2013)



基督徒必須有智慧，用具有說服力的哲學論證為福音辯護，以便贏得世人歸向基督。
Christians should defend the gospel with wisdom and persuasive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in order to win people to Christ.

什麼兩樣，例如：吸食大麻、有性行為、醉酒等，只是在教會成長的年輕人總把父母蒙在鼓裡。這事實令他大為震驚。

今天美國主流教會的青少年已大不如前。他們的信仰可以用「道德治療性的自然神論」(moralistic therapeutic deism)來描述。他們所信的神，只是高高在上，觀望著人在地上生活。除非人們求祂來解決問題，否則祂不會主動參與。這位神要人好好相處，平等相待。人生的目標，就是追求世上的幸福，讓自己感覺良好。「好人」死的時候能進天堂。他們接受的教義內容既然是這樣的，無怪多數人在成年之後，都成了「形式的」或「表面的」基督徒。

川普的信仰無疑是出於這種潮流，甚至更加怪異和變態。他曾公開指出，耶穌是個失敗者，彌賽亞在十字架上血跡斑斑的形像令人噁心。又說，他從不需要神的赦免。可是，他仍大言不慚地說，他是屬於長老會的基督徒，有受洗證，保留母親傳下的聖經。只是，任何了解聖經真理的人，都不會以為他是真正的基督徒。

阿拉斯加州前州長莎拉佩林 (Sarah Palin) 元月19日為川普站台。她雖自稱篤信聖經，然而她的女兒卻是未婚懷孕，兒子曾因「家暴」被逮捕。

誰作中流砥柱？

著名的美國思想家杭士基 (Avram Chomsky) 近日曾說，川普的崛起，是因為在這個由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所主導的文化潮流裡，社會分崩離析，大家活在恐懼、無助與孤立中。這種心態給了川普舞台，讓眾人把希望寄託在他身上。

面對美國文化的快速轉變，不少教會領袖大聲疾呼，信徒必須儆醒自守，並且要以敏銳的心思來應對文化的流向。美南浸信會的莫爾牧師去年撰寫了《前進：投身文化卻不失去福音》(Onward: Engaging the Culture without Losing the Gospel)，鼓勵基督徒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當下的文化潮流，並且把握機會，以明智的方法與人分享福音。由於他在該教派中居領袖地位，此次總統大選中，無數信徒不免受他的影響。他認為，選總統除了應考慮「核心價值」之外，候選人的品格與誠信也是重要的條件，絕對不能忽略。

無論文化怎麼改變，以下三方面是基督徒應該堅守的態度與原則。

第一，耶穌永遠是我們效法的榜樣。第一世紀的巴勒斯坦文化，乃是被律法主義和宗教的形式

主義所主宰。耶穌勇敢面對這樣的環境，一方面活出聖潔愛人的見證，一方面批判法利賽人與撒督該人，指出他們思想和行為的錯誤。

第二，莫爾在《前進》一書中不斷強調，基督徒要保持傳福音和社會關懷的平衡。教會必須成為「宣教型的教會」，訓練、帶領每位屬神的兒女成為門徒，對時代具有強烈的使命感。除了積極傳福音外，還要活出榮耀的見證，作光作鹽。

第三，我們不能忽略在公共領域為主作美好的見證。福音不只是對教會裡的人宣講，也是要對這世上有錢有勢的人宣講。保羅在亞略巴古的表現，以及面對亞基帕王時大膽宣揚福音的精神，仍是我們今日的表率 (使徒行傳17:22-31; 26章)。

面對二十一世紀日趨多元化的社會，基督徒如何建立合乎聖經的「公共神學」，是很重要的課題。因為神的話也是無神論者、穆斯林、佛教徒及其他的非基督徒所需要聆聽的，是他們至終可以蒙福的泉源。



葛尼斯 (Os Guinness) 在2015年出版的《愚拙人的談論：恢復基督徒的說服藝術》(Fool's Talk: Recovering the Art of Christian Persuasion) 一書中指出，美國文化早已成為不支撐基督教思想的土壤，所以基督徒必須有智慧，用具有說服力的哲學論證為福音辯護，以便贏得世人歸向基督。面對社會上各種與信仰有關的議題，如：墮胎、同性戀、幹細胞研究、環保等，我們要從聖經的角度來思考、研究，為真理說話。倘若神是獨行奇事的主，沒有任何環境可以抵擋祂的作為。

在北美的華人信徒，處在美國傳統價值不斷被排擠、貶抑的時代，不但需要面對主流文化的挑戰，也要面對華人社區次文化的改變，來重整傳福音的策略。我們仍然要持守聖經的立場，順服耶穌的吩咐，不可因局勢險惡、教會墮落而沮喪、停滯不前。基督徒沒有悲觀的權利！

面對十一月美國的大選，不論誰最後勝出，基督徒需要禱告並支持合乎聖經的政策與舉措，但更要緊的是，仰望全能神的眷佑與憐憫。惟有祂才能真正祝福美國並全人類。✠

作者為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本刊主編



基督教與 當代道德重建

李靈

2015年11月7至9日，中國人民大學舉辦了“基督教與中國當代道德建構”國際學術會議。徵稿啓事第一句話說：“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基督教對現代中國道德建構發揮了巨大的歷史性作用。”這個宣告開宗明義承認：基督教已是當下文化的重要成分。這是經過三十五年改革開放之後才有的文化氣度。

這種氣度反映了一個事實：多元化已是社會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在這種背景下看當代中國的道德建構，基督教必然有其責任和使命。以下從幾個角度談談基督教可以起到的作用。

當代中國道德現狀

有關國內的道德現狀，學術界近幾年曾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來的道德狀況作過田野調查，下文借助其成果作一簡單描述。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政策開始落實；至九十年代，社會道德問題就引起學術界的關注。1999年，浙江大學王東莉副教授發表“社會變遷對青年道德狀況的影響”，指出“當代中國青年的道德素質的狀況表現為：道德主體意識不斷增強；道德功利性日趨明顯；道德價值觀呈多元化；道德衝突與困惑加劇；道德評價更具寬容性。”

當時新舊道德觀念的衝突有日趨嚴重的趨勢。王教授認為：“這種狀況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它是當代中國青年面對傳統與現代的交鋒，中西文化、道德觀念的衝突，以及市場經濟體制影響的結果。舊的傳統受到了衝擊，新的有效的道德規則尚在建設之中，因此社會和道德在一定的程度上處於一種無序的狀態。”

學術界對社會道德討論、研究的高潮為2012年。該年全國報刊雜誌刊登了多篇專文，其中特別令人矚目的，是以秋石署名在《求是》雜誌連載的三篇文章：“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階段道

德狀況”。所謂“正確認識”就是“要從肯定社會道德主流的前提下看待一些不好的案例、要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暫時出現的負面現象、要從總體上取得進步的角度看待個別倒退現象，總之，看到問題不能否定成績。”從另一個角度看該文，可體會道德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否則不用擔心人們會“否定成績”。

2012年1月出版的《中國倫理道德報告》，提供了全新的視野。這是東南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樊浩教授領銜的科研項目。該報告的可貴，在於運用了社會學方法進行田野調查，數據詳細，對於社會各群體的倫理關係、道德生活、倫理道德素質所作出的評析有客觀依據，極有說服力。

同一時期，另一項由樊教授領銜的科研項目《中國大眾意識形態報告》，從“意識形態”更深的層面，解析當代社會道德變化的原因。該書前言說：“本書是以當前我國思想、道德、文化多元、多樣、多變的特點和規律的調查研究為基礎，對思想、道德、文化三大領域中的‘多’與‘一’、‘變’與‘不變’進行調查研究，形成我國大眾當代意識形態狀況的研究報告和數據庫，是非常難得的系統全面地了解當今我國諸社會群體大眾意識形態狀況及其發展規律的調查研究成果。”作者的基本結論是：“多元”卻有點混亂、“發展”卻沒有方向、“評價”又缺乏依據、“原因”很難深究。

道德底線與真宗教

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的道德到今天這種地步，確實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清楚。我們可以將原因往上推一百、兩百年，也可以在文化基因上找到一些先天的缺陷。但是，不可否認，近六十年所強制推行的意識形態，有意無意地將傳統本有的“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德化”傾向大大強化，更是最直接的影響。

信仰實在自由、道德實在自覺。沒有信仰的自由，就不會有道德的自覺。兩者密不可分。
 Liberty is indispensable to faith. Self-awareness is indispensable to morality. Moral awareness will not occur if religious freedom is lacking. They are interrelated to each other.

原本“道德”應具有恆久穩定的至上性特點。正是這個特點，才使得道德具有一定的“權威”。

但如今，這種“權威”已經完全被政治所取代。所以，每一次政治的巨大變化，實際上也造成道德權威的失喪。當今流行一句話：“沒有最壞、只有更壞。”道德失去底線，無疑是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所造成的直接後果。

若要撥亂反正、重建中國社會道德，只有將政治與道德剝離。唯有這樣，才可能真正以文化多元並存的心態來面對道德的重建，以客觀和開放的心態看待宗教，以及宗教對道德的作用。

信仰實在自由、道德實在自覺。沒有信仰的自由，就不會有道德的自覺。兩者密不可分。所謂“信仰”，可以指民間宗教、或制度化和系統化的宗教，也可以指政治意識形態、某種思想理念、甚至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這些都可能激起隱含於人類本性中的宗教情懷。誠如保羅曾說：“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羅馬書1:19）

宗教情懷也可能被利用，而將人“神化”。中國歷史上先是“聖而神”，再是“權而神”，甚至“惡而神”（某些惡勢力被神化）。上世紀“文化大革命”的造神運動，其實有極深刻的文化原因：在中國漫長的歷史裡，我們的文化一直缺乏真宗教作為核心和基礎。

相對而言，西方過去兩千年來是以基督教為文化的核心。比照兩者，近代許多先賢意識到：中國也應該有一宗教，作為道德和整個文化的核心和基礎。於是乎，晚清康有為倡導將儒學變為“儒教”、1906年王國維首創“以美育代宗教”、1917年陳獨秀提出“以科學代宗教”等等。

今天再來思考道德與宗教的話題，似乎退回到了百年前，但意義卻有所不同。四十年的開放政策，得益的不僅是經濟，更是國人的眼界——看見普世的絢麗多姿。不同的文明碰撞，不應僅僅是相互排斥，更應相互借鑒，帶來多元共榮的結果。

道德重建的基本要求

1. 重視傳統影響

提到基督教，知識分子最擔憂的就是“傳統”



受到威脅。延綿數千年的“夷夏之辨”思維，使得基督教入華後就出現“身份認同”問題。“中國人”和“基督徒”成了對立和選項，正所謂“多一個基督徒，就少一個中國人”。

民族認同主要靠賴兩大因素：血緣和文化。漢民族與北方各民族長期交往，又歷經蒙元和滿清兩個非漢族政權幾百年的統治，血緣逐漸混雜；因此，文化認同就顯得更加重要。人們生存的安全感建立在共同的文化上，即是在相同的環境中維持同樣的生活方式，並在相同的倫理規範和道德價值基礎上進行交往。

基督教入華後，衝擊了中國傳承數千年的文化價值觀。文人學士們對這個層面特別敏感，本在情理之中。可是另一方面，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理當與時俱進，否則就會因循守舊，反倒影響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傳統文化必須靠一貫的生活方式來維繫。時至近代，農耕經濟遭受到商業經濟的極大衝擊，大量勞動力離開了相對穩定的村落，進入都市的勞動力市場。因此，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及道德行為失去了生活方式的支撐和制約。

另一方面，語言、審美、風俗、道德概念等等，卻不太容易變化。即便核心價值觀念變了，這些也不容易改變。例如，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過去同樣是基督教國家，但卻都保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些族群，即便使用同樣的語言，但是在文化的其他方面卻依然保持原有的傳統。所以，當我們講到傳統，還必須明確其內涵。

就道德而言，其傳統性主要體現在道德概念的穩定上。倘若“信仰”有所改變，文化的核心價值也許會發生變化，因而也會引起道德價值或內涵的變化，但是原有的道德概念卻仍舊不太容易變化。

中國大陸曾強制推行共產主義道德教育，建立起一套與傳統完全不同的道德概念，並將從前的概念都當作封建主義，進行批判、否定。但當“改革開放”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後，曾經強制推行的道德概念，幾乎一夜之間便銷聲匿跡了，而曾遭批判的傳統道德概念，很快又回到人們生活中。

歷史的教訓值得汲取：傳統不應該輕易否定，也不可能輕易否定。當年利瑪竇來中國傳教，近三

今天可悲的“道德沒有底線”狀況，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中國人變壞了，而是我們無所適從。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tragedy of losing moral bottom line is not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become worse. We simply have lost our direction.

十年成果頗豐。然而他清楚意識到，不可輕易否定中國人的傳統文化。他認為：“在一個民族還沒有形成新的信仰之前而動搖其社會制度和社會意識，會遇到重大危險。因為維繫社會生存和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深深地根植於人們的心中。而中國的家庭是中國社會的關鍵和基礎，葬禮和祭祀是維繫家庭的工具而非宗教禮儀。如果撤掉支援家庭制度的原則，又不用其他東西替代它，將威脅到中國人家庭生活的穩定。”

我們曾經在“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的口號下，輕易掃除了一切“傳統”，可是到頭來，什麼也沒有被“立”起來。假如當初不是以完全推翻的激烈方式否定傳統，而是針對傳統中一些不合時宜的觀念逐漸改造，今天社會大眾也許就不會變得“無所適從”和“無所顧忌”，道德也不至喪失底線。

遭批判、被否定的傳統道德概念雖然重新回到了社會，遺憾的是，卻得不到社會力量的強化。這些道德概念的內涵已經變得十分蒼白，起不到應有的作用。我們曾經相信“不破不立”的承諾，實際上卻在承受“舊的悉數破壞，新的毫無建樹”的後果。今天可悲的“道德沒有底線”狀況，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中國人變壞了，而是我們無所適從。

道德需要信仰的支撐。中國傳統的道德是建立在對“周禮”逐漸演變而成的“倫理”信仰之上。這個基礎在近代受到新文化的不斷挑戰，最終被宗教化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徹底摧毀。既沒有信仰的支撐，道德也就失去了底線。

2. 配合現代社會

近兩百年來，中國人無不期望通過“現代化”使國家強大。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們在科學技術、工業製造、基礎設施、醫療衛生、教育、軍事等方面，不僅趕上世界水平，甚至超越其上。但相比之下，我們在倫理道德方面卻滯後很多。社會已經現代化，但人們的操行和觀念卻很不相稱。

譬如，國內的商業迅速發展，但在商業交往中出現了嚴重的“誠信”問題；勞動力的需求造成大量人口流動，離開本鄉本土、生活在陌生環境中的人，出現了“道德自律”問題；隨之更出現家庭倫理問題。

傳統的道德教育，著力點在使人“知恥”。如《論語·為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集解：“格，正也。”邢昺疏：“使民知有禮則安，

失禮則恥，如此，則民有愧恥而不犯禮，且能自脩而歸正也。”也就是說，人有知恥之心，則能自我檢點而歸於正道。

太平天國洪仁玕寫《資政新篇》，試圖用基督教的理念來治國，可是談到如何管教國民時，他依然忘不了“有恥且格”之古訓。他說：“諸凡國法，治人身惡之既形者，制其滋蔓之多，必先教以天條，而後齊以國法，固非不教而殺矣，亦必有恥且格爾。”

道德教育就是要使百姓“知恥”。在以農耕為主的社會，人們居住在相對穩定不變的生活環境，每天見到的都是熟人，不是血親就是姻親，外在的環境對個人道德有無形的規範力。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個人可以不“認罪”，但不能不“知恥”。一旦被公認為“無恥”，就等於遭到整個群體棄絕。“環境壓力”加上“內在自律”，就形成了道德。

可是現在，中國有幾億人生活在他鄉，每年的“春運”即反映出這現象。生活在陌生人羣中，一般人首先會感到“無所適從”，然後就可能“胡作非為”，變得越來越“無恥”。

傳統的“孝道”包含兒女對老人贍養的責任。可是，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逐漸完善，“老有所養”的責任在國家和社會，而不在個人。現代社會的特徵之一，就是家庭事務的社會化。同時，父母對兒女也不再具有絕對的權威，乃是人格平等。這些現代現象，都對傳統的“孝道”提出了新的要求。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總而言之，要重建新的道德，絕不可忽略“現代性”的要求。

3. 適應國際意識

國際性就是全球性，普世性。這個範疇所要討論的，就是普世價值。

最近幾年，普世價值被“意識形態化”，成了西方敵對勢力向中國進行思想滲透的代名詞。其實，普世價值並不可怕。每個宗教的信徒、或政治理念的信奉者，都會將自己所篤信的看作是世界上最好、最正確的，具有普世價值，希望所有人都來奉行。

2007年11月，我在西安的回民街看到一幅橫



基督教信仰強調個人和上帝的關係；宗教戒律被內化為個人的道德約束。
Christianity emphasizes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e religious precepts are internalized to personal moral control.

街而過的大標語，赫然寫著“讓十三億中國人都成為穆斯林”。我先是嚇了一跳，但回神一想，其實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作為穆斯林，當然會認為世界上唯有伊斯蘭教最好，全世界的人都應成為穆斯林。問題是，若穆斯林看到諸如“讓十三億中國人成為基督徒”、“讓十三億中國人成為道教徒”等類的標語時，會作何反應？



現代文明的標誌之一就是“多元共存、彼此尊重”。現代的國家、城市，無不住著不同族群、不同信仰和文化傳統的人。在網絡時代，全球範圍的信息交流便利，如同以前的鄰里串門，甚至更加迅捷。現代的法律不再具有意識形態和宗教、種族的特殊意義，不再特別保護某個族群或宗教、政治團體，只是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和國家的最高利益。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忌諱談“普世價值”。

如今，“凡太陽能照到的地方就有中國人”之說一點也不過分。觀察種種現象，我的總結是：在文化、習俗、價值觀念完全不同的族群中，中國人同樣是“無所適從”和“胡作非為”。

再往深處探究，可以看出中國文化缺乏對人性的研究和思考，甚至缺乏“人類”的觀念。過去中國人將“人”分類，區分的尺度是文明開化的程度。只有中原人士是“人”，周邊各族皆為“非人（鬼、牲畜）”，如：東夷、北狄、南蠻、西戎、洋鬼子等。傳統教育只多強調“中國人”，對不同族裔之間共同性，則缺乏意識。

十七世紀時，來華的西方人不願意向皇帝下跪，被認為是無君無父的蠻夷，對他們的評價充斥羞辱鄙視之語詞。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人還真需要將自己的思想意識、甚至道德情懷“普世”一下。我們應當在“共同的人性”基礎上，認識到人類有共同特性和共同需要。這樣，在面對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和習俗的族群時，至少可以懂得應該尊重別人。

基督教對當代道德重建的作用

1. 自覺的約束力

基督教信仰強調個人和上帝的關係；宗教戒律被內化為個人的道德約束。如此，信仰和道德不僅一致，而且還成了個人的道德自覺基礎。所以，就信仰的要求來講，基督徒無論置身何處，是隻身一人還是處於群體之中，道德和行為都應維持不變。聖經教導每一個基督徒都必須為上帝作見證，“為主而活”。從這個意義上講，基督徒的“知恥”，是因為感覺到“虧欠了上帝的榮耀”。

“道德”貴在“自覺”，而“自覺”則有賴於主體內心的宗教情懷。這種宗教情懷可能出自對道德價值的崇敬，也可能出自於對某種政治理想的痴迷。中國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道德價值，雖然不是建立在某種政治理想之上，但是卻被“政治化”，成為維繫統治的精神工具，通常稱之為“道德政治化”。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雖歷經多次朝代更替，但統治制度並沒有實質性變化，與政治彼此依附的“道德”價值，也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的變化，真可謂“天不變道亦不變”。加上小農生產方式和穩定不變的居住環境，中國的道德更多是通過習俗而內化的。

因此，每當生活環境發生變化，個人的道德信念就會直接受到影響。近代中國的社會結構受到一次又一次重大的衝擊，而最厲害、最徹底的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結果，個人的道德信念也隨之完全被顛覆。

基督教既然能夠使個人的信仰內化為道德的自覺，因此對於中國當代的道德重建，可以發揮極為重大的作用。

2. 普遍戒律和個人自由

如同所有宗教一樣，基督教也有普遍戒律來約束所有的信徒。但是作為個體的信徒卻並不因此而失去自由。因為基督徒重生得救後，雖然仍在肉體中生活，看來與他人無異，但內裡卻有一個新的屬靈生命，來主導他的行事為人。使徒保羅曾說：“我雖是自由的，無人管轄；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哥林多前書9:19上）這種崇高的道德觀，就是由此而來。

改教家馬丁路德曾提出兩個看似完全矛盾的命題：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眾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轄；基督徒是全然順服的眾人之僕，受任何人管轄。此說的重點為：“我們先揣摩這一個裡面的

對那些深陷物質利益而不能自拔的人，基督徒“活在世上卻不屬世界”的人生價值觀，無疑提供了美好的榜樣。
Christians live in this world yet do not belong to it. This view of life may inspire those who are entrapped by material possession and unable to release themselves from its entanglement.

人，看一個義的、自由的、真正是基督徒的人，那就是說，一個新的、屬靈的、裡面的人是如何來的。”他說：“一件事，只有一件，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義與自由所不可少的。這一件事就是神的聖道，基督的福音。”

馬丁路德認為，“靈魂缺少別的都不要緊，但少不了神的道；沒有神的道，靈魂就無處求助。但靈魂若有了道，生命就是就是富足的，不缺少什麼，因為這道就是生命的道，就是真理、光明、平安、公義、拯救、喜樂、自由、智慧、能力、恩典、榮耀、以及我們所想像不到的諸般好處的道。”他的根據是耶穌的話：“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馬太福音4:4），以及“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翰福音8:36，11:25-26）。

基督徒內在的屬靈生命，因著“道”的緣故而富足並自由；外在的表現就是能有道德自覺的行為。以上所提保羅“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這樣的美德就出現了。因著信仰，基督徒不僅行為上能守住普遍戒律中被動的一面，同時個體生命更有感到全然自由的一面。在當代道德重建中，基督教信仰確實能幫助個體樹立道德自覺，對社會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



3. 基督教的超然性和現實性

耶穌基督在世上最後與門徒相聚時，曾這樣為他們禱告：“我不求你（神）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約翰福音17:15-16）簡言之，基督徒是一群活在世上卻不屬世界的人。如此就奠定了基督徒對世界的態度：既現實，又超然。

人活在世界上，都必須面對現實。但是基督徒因為有永生的盼望，並不單單關注這世上的事。為了能經得起末日的審判，在天上得到接納，信徒在世上的每一天必須有美好的生活見證。這就決定了基督徒對現實世界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在生活中相對超然了些。

中國文化價值中的軟肋，正是太注重現實世界

的一切了。現代的中國人，由於曾經歷漫長的貧困和嚴重的物質匱乏，再加上多年的“唯物主義”宣傳教育，物質至上的觀念更是深入人心。

改革開放之後，為了儘快讓人們擺脫文革殘留的“政治掛帥”恐懼心理，鄧小平公然提倡“誰受窮誰狗熊，誰發財誰英雄”。一霎時，全國上下頓然物欲橫流。“為了物質利益可以不顧一切”被認為是天經地義。幾千年建立起來的道德堤壩早已破損不已，此時瞬間如決堤一般，沒了底線。

道德重建所面臨最重大的難點之一，就是如何重新樹立人們對精神世界的嚮往和追求，如何建立對世界名利的超然意識。對那些深陷物質利益而不能自拔的人，基督徒“活在世上卻不屬世界”的人生價值觀，無疑提供了美好的榜樣。

基督徒的生存雖不能脫離現實，但卻不受限於現實；基督徒的生活雖不能沒有物質支撐，但卻不能成為物質的奴僕。基督徒對永生的盼望，是他們能夠不為現實世界和物質利益所奴役的根本原因。

基督教重建當代道德的可能性

以基督教來重建當代中國的道德，從兩方面來看，是可能的。

1. 眾多基督徒活出生命的見證

千千萬萬生活在神州大地的基督徒，幾十年來的生命見證已經影響了當代中國社會。社會上的許多慈善事業，都有大量基督徒的參與；甚至其中有些是基督徒發起的。

過去基督徒主要集中在農村，現在各個城鄉都有基督徒，並且活躍在各種不同的領域。越來越多人從這些基督徒美好的生命見證中，看到了社會道德重建的希望。

2. 對基督教的瞭解增加

隨著社會的開放，一般群眾對基督教也越來越瞭解。不僅擺脫了“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陰影，也不再將宗教與迷信劃等號了。整個社會越來越認識基督教對中國現代化的積極作用。政府也直接或間接地認同了基督教對社會積極、正面的作用。

總而言之，基督教在當今中國道德建構中不僅不能缺席，而且還應該發揮積極的作用。因為，基督教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而重建當代中國的道德，也成了每一個基督徒義不容辭的責任。☪

作者現任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評介《國族神學的民主化》

趙剛



2016

年初的台灣選舉再次經歷政黨輪替。雖然過程並非盡善盡美，但總體還算平穩有序，讓台灣再次成為華人、乃至亞洲地區民主制度的表率。

台灣選舉特有的議題就是兩岸問題。筆者來自中國大陸，而妻子是台灣人，所以一向關心這個問題。其實，每個人都脫離不了生長環境的影響，很難完全理智、客觀地去對待有關鄉土的問題。直到我們成為基督徒，並且有意識地按照聖經所啟示的世界觀來調整看法，才可能逐漸理出頭緒。

兩個需要整理的問題

當筆者嘗試用聖經的世界觀來看待兩岸的政治問題時，發現首先要對兩個問題做出整理。一個是現今自由世界的潮流，即民主。這比較容易，因為資源相當全面，包括支持、反對、與辨析的文字。相關的中文資料雖不夠多，英文書刊卻很充足。

某些專制國家雖提出批判，大多卻也不否認民主本身，而是反對某種類型的民主政治，並鼓吹自己那一套才是“真”民主。基督徒的挑戰，是在這一片關於民主的喧嘩中，找出一套符合聖經世界觀的看法。

另一個問題即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後文有解釋）；英文對應的詞是nationalism。在筆者的生活背景中，這是一個徹底被肯定的詞。但有一次在思考傳福音與宣教時，筆者突然意識到：民族情結是自己的障礙。

其實，很多基督徒也有類似心結，只是若未正視它，便會泛泛地用“個人負擔”將它掩飾過去。

但若深入思考，面對福音廣傳天下的要求，便會發現：這問題其實非常突出。然而這方面的中英文資料卻相對不多，從基督教信仰進行反思的，更是少之又少。

因此，當去年筆者偶然看到郭承天教授的所寫的這本書（2014），立刻就被它吸引。郭教授是台灣政治大學的特聘教授、宗教所合聘教授；擔任過宗教所所長、政治系系主任和台灣政治學會會長。2012年，他參與策劃“台北論壇”，探討兩岸關係，成為後續兩岸政治對話、推動和平的樣本。

郭教授於1994年信主受洗。為了從信仰角度思考兩岸問題，他專門接受了神學裝備。如此認真對待信仰和學術專業，可謂善盡了基督徒知識分子的本份。

國族主義與民族主義：界定與危機

《國族神學的民主化》本意是要為兩岸關係提供一套政治和神學路線。為此，作者先釐清國族主義的問題；而對我來說，這成了本書最大的看點。

郭教授不僅從政治學角度清理國族主義的來龍去脈，還從基督信仰的角度進行了反思。因此，我推薦給關心這方面問題的基督徒，作為必讀之書。

本書共七章，前三章是理論奠基；後三章將理論應用於具體問題，分析和批判了兩岸的國族主義，並提出建言；最後一章為總結和前瞻。本段要介紹的是前三章。

1. 定義問題

第一章為導論，討論國族主義的定義問題。郭教授開宗明義指出，國族主義在兩岸都是引起很多問題的根源。在中國大陸，這幾乎成為一種新宗教。這個觀點與大多數中國觀察家的看法一致。在台灣，這也是台獨群體鼓吹的利器。

不過，兩岸大多數的基督徒對此並無覺察，不僅沒有根據聖經來正視、批判國族主義，自己的神學反而隨之起舞。對中國大陸，郭教授的舉證是官方三自的統戰神學（第五章詳細分析）。儘管這對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可能較缺乏說服力，但就筆者的觀察，家庭教會的信徒其實對此問題同樣缺乏分辨

國族包含國界和政府的概念，民族只是文化、語言、宗教、歷史、血統的結合體。 Nationalism includes the concepts of national borders and government, while ethnic group are only a group combined by culture, language, religion, history, and lineage.

力。所以郭教授的觀點是成立的。

本章清楚區分了國族 (nation) 與民族 (ethnic group)。一個國家只有一個國族，但可有多個民族。國族包含國界和政府的概念，民族只是文化、語言、宗教、歷史、血統的結合體。民族可以有高度政治自治的制度，但非國家制度。Nationalism較適合譯為“國族主義”而非“民族主義”。

現實生活中很少有單一民族的國家。在一個國家裡，民族主義很容易成為少數民族尋求獨立建國的訴求，導致無休止的分離運動。同時，民族主義也會被偷梁換柱，成為國內多數民族的沙文主義，譬如：漢人以愛國為口號，要求維族人學習漢文化，結果對民族和諧起了反作用。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念，與現今多元文化的國際趨勢是背道而馳的。

2. 德國的例子

第二章主要介紹德國國族主義的發展。過去三百來年，德國的國族主義有三次重大的轉變。宗教改革後期的三十年戰爭 (1618-48) 之後直到二戰，為第一階段；二戰後的冷戰時期為第二階段；冷戰結束後到現在，則為第三階段。

第一階段是現代國族主義形成的時期，出現了“國家主權” (state sovereignty) 概念。這個概念在形成之初，有自我設限的味道，例如，強調統治主權與宗教自由的權利同等重要。後來卻逐漸被一些人鼓吹為絕對主權，包括國家主權至上、醜化國內外敵人等等。

國族主義者常鼓吹國家領土“神聖不可侵犯”，但事實則相反。這段時期，國界常因國與國依“叢林法則”弱肉強食而變更，國際關係其實更像帝國爭霸。後來很多殖民地獨立運動所批判的帝國主義，正是這種發展的最後階段。

為協調國家間的衝突，一戰後出現國際聯盟等組織；二戰後成立了聯合國。但在國家主權至上的前提下，這種協調很難產生實際作用。經過冷戰中“玉石俱焚”的恐怖平衡之後，現在人們開始越來越談論“分享主權”，試圖取代國家主權。

3. 有關民族自決

筆者注意到郭教授在論述過程中對“民族自決”的討論 (2.2.3)。

“它很像國族主義，但卻是分裂國家的利器。它很像民主理念，但是它與民主理論卻沒有直接的關係。它試圖成為國際和平的新根基，卻是製造無數國際與國內戰爭的元凶。” (頁29) 它的主要問題是“定義和理論的模糊”，在現實中導致的結果

是“少數民族獨立之後，境內的更少數民族（或者原來的多數族群）又要獨立；如此無止境的民族獨立戰爭反復上演。” (頁32)

郭教授引用政治學者達爾 (Robert Dahl) 的話指出：民族自決與民主理論事實上沒有必然聯繫，因為“民主理論的基本假設，是一個獨立國家的公民應該享有那些民主權利，以及政府應該如何組成。至於誰是公民，則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個基本假設，假設這些公民都知道自己是一個國家的公民。”此所以“在近代民主理論裡面，很少去討論所謂的民族自決。” (頁33)

在筆者看來，對民族主義和所謂民族自決的這些批判，真是值得基督徒好好反思。

國族主義具宗教特徵

第三章一開始，郭教授就引用很多學者的研究指出，近代國族主義（通常中文文獻稱作民族主義）從一誕生開始，就有類似宗教的特徵和取代宗教的傾向。他引用希特勒的御用文人施密特 (Carl Schmitt) 來說明這一點。

對於中國基督徒來說，筆者以為這件事特別值得注意。西方許多學者都注意到，馬克思主義本身有很強的偽基督教特徵。而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式微以後，中國官方又以民族主義作為主導。看來，這些無異都是在用贗品來取代。

1. 聖經的用詞

郭教授接著探討和合本聖經對相關字詞的翻譯。他發現，雖然聖經原文對政治實體（國）與族群團體（族）作了一定的區分，但翻譯上產生一些混亂，有時把原文表達族群的概念，譯成政治性國家的概念。其實，聖經作者更喜歡用“民族”來表達群體概念。

郭教授又梳理了聖經中“以色列國”從舊約到新約的發展。具政治意義的以色列國，是從先知撒母耳立掃羅王開始的。郭教授詳細分析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經文（撒母耳記上8:11-18），得出“上帝賜福民族，卻咒詛國族” (頁84) 的結論。他的解釋是，以色列人要求政治權力獨立於宗教權力之外，要用政治力量解決原本只有宗教力量才能解決的問題，就是用“人的制度”來取代“神的主權”，因而實質上是一種偶像崇拜。

在郭教授看來，新約明確反對以色列的國族主義，因為教會組成的神國子民不是看血統，而是跨民族的信仰群體。新約信仰的最終要求是普世性的，是天國，不是地上的國。

還有一個根本問題是由國族主義引起，即所謂“所羅門的困境”。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宗教自由的問題。
In this book a basic question aroused by nationalism is called “Solomon’s dilemma”, meaning religious freedom in modern langu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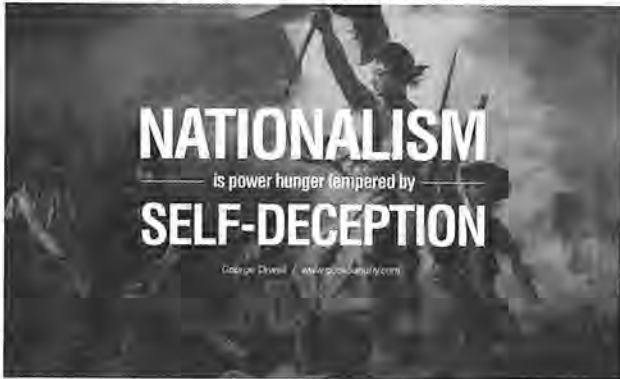
現在很多基督徒津津樂道的以色列復國，考察其歷史和思想淵源，會發現：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更多是基於現實政治，而非信仰考量。

2. 所羅門的困境

郭教授認為，還有一個根本問題是由國族主義引起，即所謂“所羅門的困境”。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宗教自由的問題。他分析，現今的思潮可以歸為三類，即排外論、（批判性）包容論和多元論。他認為，聖經和基督教歷史的主流是排外論，也有一定程度的包容論。但至於多元論，無論怎麼說都“裡外不是人”，完全不可取。

郭教授認為，解決“所羅門的困境”的辦法是民主，因此他的傾向大概是批判性的包容論。

以上論述便是郭教授試圖依照聖經建立的“民主化國族神學”。其中，他對近代神學受國族主義轄制的批判，我認為可以毫無保留地按贊。



一些點評

1. 資料詳盡，榜樣美好

首先，對郭教授基於信仰立場對國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批判，筆者無保留地推薦。可惜郭教授對某些議題未多加闡述。所幸他提供的文獻很詳盡，對想要進一步研究的人是非常棒的嚮導。

其次，如前所提，郭教授力求按照聖經觀點來整理對政治的看法，他的努力可作基督徒知識分子的榜樣。不少知識分子成為基督徒之後，在道德行為上或許會實踐信仰的要求，但涉及專業領域時，則不自覺會流露專業的傲慢，潛意識裡認為信仰對學術乏善可陳。但這不僅是對上帝的藐視，也是對基督教在歷史上對人類文明貢獻的無知。

基於聖經的信仰，是一種全人投入和委身的信仰，要用上帝的聖道來規範一切生活與思想，包括專業領域。用聖經來塑造我們的世界觀，就是福音所要求的文化使命；郭教授在自己的專業上實踐了這項使命。

更有意思的是，雖然從行文中可以看出，郭教授的本行是政治而非神學，但他以嚴謹態度所作出的結論，大都在基督教歷史正統的範圍內。他甚至看出了所謂“歷史耶穌”學派的問題，而很多神學專業人士還把這派別視為高深、時髦的“學術”。

2. 詮釋學的瑕疵

最後，基於在主裡面的愛心，筆者從神學專業的角度提點建議。

從解經或詮釋的角度說，現在的聖經學者不像幾十年前那樣，對根據單字研究得出的神學結論那麼熱衷。幾十年前很流行字彙神學詞典，現在的解經學者則多半建議，對其結論當有一定的保留，原因是：從語言學的角度說，字詞的含義更多要從上下文取得，而非從字典中。

在解經上，當避免以現代觀念去套經文的用詞，而應從經文的歷史背景和文法中整理出相關概念，然後在概念的層面上與現代觀念進行比較和辨析。換句話說，字詞的解讀最多是在解經（exegesis）的層面；要進入觀念的討論，還需經詮釋（hermeneutics）的層面，否則很容易產生讀入式解經（eisegesis）。

郭教授關於單字的討論，在一些聖經學者眼中或許缺乏說服力，原因是郭教授用自己的“國族主義”觀念去套聖經的用詞，而不是基於聖經本身來理解和評判當今所謂的“國族主義”。單字研究並非毫無意義，只是其結論大概不如郭教授所想要的那麼強烈。

更審慎的聖經學者也許會說，郭教授在前兩章闡述國族主義，表明現代國家有領土、人民、政府、主權幾方面要素，但他所列舉的聖經用字，都只強調了其中的某方面或幾方面，但不是全部，因而聖經缺乏現代意義上的“國族”觀念。

3. 聖經神學和釋經歷史功力稍弱

聖經對現代意義上的國族觀念並非無話可說。但要清楚表達，則需要對聖經做更全面的總結和歸納。這便要求具備聖經神學的根基，即沿著整本聖經的歷史脈絡，針對相關觀念，做出完整的概覽。

郭教授的結論更多像是字面解讀，接近“神人對立”（人的制度vs神的主權）的敬虔主義，而非更深刻和完整的神學解讀。他對舊約的解讀有時代論的影子，但對新約的解讀卻正好與時代論相反，認為新約的以色列不是血統，而是跨民族的信仰群體！這也許是因為郭教授對於聖經神學比較缺乏深刻的認識。

郭教授作為政治學者，卻力求以聖經的世界觀來指導自己的思想，包括專業領域，這實在值得再三稱許。
As a political scientist, Professor Kuo tried very hard to apply biblical worldview to his own thoughts and profession. His efforts must be greatly applauded.

“神人對立”的解讀，毫不意外地產生了郭教授所謂的“所羅門的困境”。然而，如果他對新約的解讀，是按在基督裡的救贖來解釋神的選民，那麼，這種“救贖歷史”的進路會對舊約詮釋產生什麼影響？這也許是郭教授在神學上有待更進一步發掘的層面。

簡單說，基督及祂釘十字架應是我們詮釋的基本範式。這並不是靈意解經。基督釘十字架的確會影響到政教關係等問題。從文獻索引來看，郭教授對政教關係應當曾有研究，但筆者不確定他是否意識到十架事件在這個問題上的根本重要性。

譬如，為解決“所羅門的困境”，郭教授建議的方法為民主和批判性的包容；這是歷史正統的基督教、特別是宗教改革以後的更正教會所支持的。但他所採用的“支持經文（proof-text）”方法，在詮釋學上已受到很多批評。這種方法的一種作法，即羅列相關經文，然後按照支持正反看法的經文數量，來作出結論。但若要從聖經裡看出對民主和批判性包容的支持，不是簡單做一點字面解經或經文歸納所能達到，必須參考更大的基督教思想，包括釋經和神學的歷史。

系統神學、教會歷史等學科，對解經是必要的。以下提兩個例子，說明主流教會對民主和寬容的看法。在《加爾文與文化》一書中，² 韋特教授（John Witte, Jr.）概覽了加爾文主義對近現代法律和政治思想的貢獻，其中包括現代民主思想。卡森（D. A. Carson）教授的《寬容的不寬容》一書，³ 討論了合乎聖經與不合乎聖經的寬容觀。

總的來說，除了解經書之外，郭教授似乎並沒有太多依賴福音派的相關文獻，讓人略感遺憾。

結論：期待更多驚喜

郭教授作為政治學者，卻力求以聖經的世界觀來指導自己的思想，包括專業領域，這實在值得再三稱許。因為要以福音轉化文化，這是最佳途徑。

本文從神學專業略作批判，或許有強人所難之嫌。但福音信仰要求我們互相勉勵，向完美的標竿而行。筆者相信，靠著上帝的恩典，郭教授和其他基督徒知識分子將會帶給我們更多的驚喜。☪

作者現在亞洲，從事文字事奉與神學培訓

註：1. 這方面的代表作是Moses Silva, *Biblical Words and Their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Lexical Semantics*, 1985。 2. *Calvin and Culture: Exploring a Worldview*, 2010, 筆者正在翻譯。 3. *The Intolerance of Tolerance*, 2012。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15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書籍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本（建議奉獻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本（建議奉獻 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_ 《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闡析》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____ 《中西文化精神與未來走向》 ____本（建議奉獻25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本（建議奉獻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本（建議奉獻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本（建議奉獻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建議奉獻10元）

影音產品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DVD（建議奉獻2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CD（建議奉獻1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奉獻支票請寫：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佛教的悟空，還是基督的恩典？

從《濟公傳》的一個故事談起

謝文郁

在一次主日聚會中，牧師講道時說起一個故事，大意是，有位老婆婆整天坐在那裡愁眉苦臉。那天正好天晴，有一路人經過，起了憐憫心，問她為何事傷心？原來這位老婆婆有兩個兒子，一個是賣雨傘的。眼看天氣晴朗，她惦記兒子的雨傘生意，不禁傷心流淚。這人安慰她說，不用擔心，總會有下雨的時候；到時，你兒子的生意就會好的。有一天下了雨，這位路人經過，看到老婆婆仍然在傷心流淚，於是又關心詢問。老婆婆說，她還有一個兒子，專門給人洗衣服；眼看雨天不斷，衣服無法曬乾，於是她發愁。這人勸解她說，老婆婆啊，你看，晴天時你為兒子的雨傘發愁，雨天時又是為兒子的衣服發愁。能不能換個角度去想啊？比如，天晴時為兒子的衣服曬乾而高興，雨天時為兒子的雨傘賣出而高興，這樣，你就可以每天都高興了。那多好哇！牧師接著說，各位弟兄姐妹，你們不要像老婆婆只看負面因素，無論遇到什麼事，應該都要看到好的一面，高高興興地讚美神！

牧師講完後，我突然想到，好像在什麼地方讀過這故事。終於想起，《濟公傳》裡有這樣的故事，而上述的那位“路人”就是濟公。濟公是道行高深的和尚，講的是佛教的道理，要人不要執著。故事裡的老婆婆每天愁眉苦臉，從佛教來看，乃是因為她的執著。

想到這裡，我的腦子閃過一念——難道佛教和基督教是同一個道理嗎？如果聽眾按照牧師所說的去做，他們所進入的，是基督徒的生存狀態，還是佛教徒的？

人常常會遇到判斷和選擇上的兩難困境：兩件事都想要，但卻不可兼得。在處理這種狀況時，涉及到理性和情感。偏理性之人的做法是：將兩者進行利弊比較，選擇利大弊少者。雖然一時忍痛割愛，但快刀斬亂麻也算是一種解決辦法。但是，故事裡的老婆婆是偏感情的人，她之難以取捨，是不願意任何一個兒子受苦受罪。對她來說，道理可以

接受，但感情無法接受。而濟公跟她講道理，對她是否有用呢？

悟空的道理

佛教在處理這種張力時，提出了一個相當簡練的方式：放棄執著。其基本理論是：人乃是生活在苦難中，努力擺脫一個苦難時，往往會陷入另一個苦難。因此，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擺脫苦難。

換個說法，人是在判斷選擇中生存的。思想判斷是人在面臨選擇時首先要進行的。人會從某個視角作出思想判斷，比較各種選項，選擇最好的並執著於它。因此，人的生存就被這個視角完全制約。

佛教認為，無論成功失敗，人都會因執著於一個視角而陷於苦難。因此，人是在執著中囿於苦海。執著乃苦難之源；要擺脫苦難，最簡單的作法即放棄執著。一旦放棄執著，在觀看世界時，就不再受囿於某個視角。這叫做“退一步，海闊天空”；或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轉換視角是一種理性要求。因此，有些佛教徒認為，佛教不是宗教，而是哲學。

但是，人同時也是在情感中生存的。再看這位老婆婆，顯然，在理性層面，她倒也不一定不理解濟公講的道理；但是，情感讓她不忍心看著兒子受苦。面對兒子在生存上的艱辛和掙扎，濟公卻要她高高興興地過日子，對她的感情來說，實在是太殘忍、太粗暴了。也就是說，濟公的要求，不僅是要她轉換視角看事情，做理性人，注目好的方面，忽視壞的方面；更深一層說，乃是要她放棄對兒子的那份感情。

轉換視角雖然很難，但人在了解更多視角之後，是可能做到的。然而，人的情感一旦建立，就會在其中變得非常執著。佛教對於人在情感中的執著也有深刻的認識。為了打破情感執著，佛教要求人通過修煉來轉換情感。如，“看破紅塵”，是要求人建立厭世的情感；“不為心動”，則引導人操練自主的情感狀態；等等。

顯然，佛教提倡的修煉，也需要某種情感來

人從自己現有的思想觀念出發，來進行判斷，常常善惡不分，導致拒絕了神的祝福。
 Making judgments based upon our limited perceptions, we might see good as evil and thus mistakenly refuse God's blessings.

扶持。而願意去修煉的情感是怎樣產生的呢？在佛教看來，這便是所謂緣分問題。對個人來說，緣分也稱為慧根，是前世修煉中積累的。在某種情感上過於執著，是表明那人慧根不足。有慧根的人，是指在情感上傾向於佛教，並願意修煉的人。如果這位老婆婆聽了濟公的話，放棄對兒子的情感，從此不受那份情感束縛，能夠高高興興，那說明她有慧根。如果她仍然執著於情感，就是缺乏慧根了。

有慧根的人繼續修煉下去，就能在越來越多的事情上放棄執著，放棄執著視角，放棄執著情感。這樣，他從而可以脫離苦海，快快樂樂地生活。這種放棄執著的生存狀態，佛教稱之為“悟空”。

耶穌的愛才能帶來改變

《濟公傳》這個故事裡的佛教信息相當清楚。然而，當牧師在講道中引用時，究竟想傳達什麼信息呢？顯然，他是希望聽眾在遇到困難時有積極的態度，凡事看好的一面，擺脫消極負面的心情，進而高高興興地讚美神。

然而，講道的信息如果停留在這裡，和濟公所傳達的，基本上是一個意思。儘管使用了基督教的語言，但是很顯然，這成了一種佛教化的信息。

讓我們回到原始情境中。設想，如果一位牧師遇到了這位老婆婆，他應該怎樣安慰和勸導她呢？是否僅僅勸她改變視角？

老婆婆需要改變視角，這是沒有疑問的。但，基督教不是從改變視角開始的。在基督教的語言中，“執著”指的是固執己見，不按照神的旨意做事。這是一種在罪中的生存狀態。就現象特徵而言，佛教的“執著”和基督教的“原罪”是類似的。不過，“執著”強調的是人的自我封閉狀態；而“原罪”則強調人的心思意念與神的旨意隔絕。兩者的側重點不同，但在生活中的表現則相近。

從現象上看，放棄執著也就是擺脫罪的狀態。然而，基督教教義認為，罪人無法自己免罪，因而必然死在罪中。換句話說，人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放棄執著。既然如此，跟人講道理是講不通的。人只能在自己的心思意念中以自我為中心，固執己見，並在自以為是的思想中作判斷選擇，走向死亡。

因此，牧師首先不是要跟老婆婆講改變視角的道理。他要用耶穌的愛來安慰她，告訴她，神愛她的兩個兒子。當她的兒子在晴天中無法賣雨傘時，神愛她的兒子；當她的兒子在雨天中無法曬乾衣服時，神仍然愛她的兒子。神的愛是無條件的。

老婆婆受苦受困的情感，只能被神的愛感動，並得到緩解。

老婆婆憐憫兒子的情感，是實實在在的，沒有什麼道理可講。人是在情感中生存的。情感在人的生存中是跳躍性的，無法追根溯源，有了就是有了。因此可以說，情感是拒絕道理的。即便這位老婆婆的情感不合理，其他人也無法通過講道理來消解它。

但是，如果她信任牧師，感受到牧師對她的關愛，那麼，她會感到牧師能體會她的心情，分擔她的痛苦。這樣，她和牧師就在這種情感中融為一體。老婆婆會感受到她的痛苦和負擔減輕了。

在情感交流中，牧師和她進而能有思想交流。牧師傳達了耶穌的愛；而老婆婆便能感受到這份愛。在此基礎上，牧師才能跟她講道理。

基督教是通過耶穌的愛，把信徒在情感裡連接為一體的。耶穌的愛就是信徒之間的紐帶。沒有耶穌的愛，信徒的情感就是分散的，無法交流思想，因而也就無法成為共同體。

恩典轉化的信息

但是，老婆婆還是無法理解：為什麼惡的事情會臨到她兒子身上？難道全能的神不能夠把這些惡的事情都抹殺掉？為什麼不讓她的兒子過好日子？雨天不斷，她兒子生活窘迫；萬里晴天，她兒子的生活還是窘迫。老婆婆的這個理解困境，在我們的生活中是隨處可見的。濟公希望她閉目不見她兒子的掙扎。有道是，眼不見，心不煩。但是，這是一種虛幻式的自我陶醉。生存上的困境仍然必須面對。

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理解苦難。在基督教看來，人遇到困境是不可避免的事。所謂苦難，就是不必要的事臨到自己，想要的卻得不著。然而，人從自己現有的思想觀念出發，來進行判斷，常常善惡不分，導致拒絕了神的祝福。



天主教對華早期宣教歷史概覽

李民舉



元·周朗《拂朗國貢馬圖》，明摹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天主教對華宣教歷史簡表

前期：蒙元至明初（1206年-1424年）

第一階段：蒙古時期（1206年-1260年）

第二階段：元朝及明初（1271年-1424年）

後期：明晚期至清初（1582年-1720年）

2016年2月2日，香港《亞洲時報》（Asia Time）發表了羅馬天主教教皇方濟各（Pope Francis）的專訪，春節來臨之際，教皇對中國人民致以節日的問候。教皇在專訪中特別提到利瑪竇在中國的宣教活動，表示願意繼續通過對話的渠道，加強同中國的關係。¹

其實，早在利瑪竇之前，天主教同中國就有一段密切交往的歷史。天主教在華歷史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從蒙元時代至明初。後期開始於明朝晚期

至清代前期，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成為主力軍。

前期歷史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蒙古時期，第二階段為元朝及明初。第一階段主要是沿著歐亞草原進行，以和林為中心。後段主要通過海路進行，以上都（今內蒙古錫林郭勒蒙正藍旗）和大都（今北京）為中心。

考察天主教對華宣教的前期歷史，我們真切看到上帝的手在掌管人類歷史的進程，在戰爭與和平的轉變中，宣教士獻身聖召，被神使用，他們的生命有了不朽的價值。

危機與轉機：蒙古第二次西征

1206年，蒙古人鐵木真在斡南河（今鄂嫩河）源頭稱帝，號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國。成吉思

（接上頁）


我們要走出苦難，首先就要認識：神允許苦難臨到，是對我們有益處的。因此，當老婆婆感受到牧師的愛而信任牧師時，牧師就可以引導她認識神，信靠神，並和她一起來讚美神。因為雖在困難中，但神總和我們同在！神可以在困難中祝福我們！我們能夠一邊讚美神，一邊向神求助。

牧師可以向老婆婆來說，她要做的是：祈求神來幫助她的兒子。神是聽禱告的。這樣，牧師就把老婆婆帶入一種依靠神的生存狀態，一種讚美神的情感狀態，一種向前看的積極心態。當老婆婆在生活中看到神的作為時，她就能夠看到神的能力；她看問題的視角就會被更新。讚美神！雨天中神有祝福！晴天時神也有祝福！這便是神的恩典。

我想，這應該是牧師在講述這位老婆婆的故事時所要傳遞的信息。

要以信仰轉化文化

許多基督徒以為，只要信了主，我們就能和過去培育我們成長的文化一刀兩斷。其實，這是一種幻覺。對於華人基督徒來說，中國文化不是可以簡單拋棄的。因為它在我們思想深處起作用。我們若不理它，它會在我們不自覺的地方發揮威力。

因此，我們必須認真地對待文化，從基督信仰的角度來分析它，然後才能在意識上知道它會在什麼地方起作用。我們需要對傳統文化有很好的理解，否則可能會像這位牧師，以為自己是在宣講基督的福音，其實卻是在傳佛教的道理。但，我們要傳的是神的恩典，而不是佛教的悟空！

作者在山東大學與北美華神任教

羅馬教廷使節出使蒙古，達到了預期目的。在上帝的恩手引領下，和平代替了戰爭，書信代替了檄文，歐洲的危機化解了。 The ambassadors sent by the Holy Roman See achieved their goals in Mongolia. By the mercy of God wars were replaced by peace, battle calls by letters. The European crisis was finally dissolved.

汗及其子孫先後舉行了三次大規模的西征，佔領了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

第二次西征期為1235-1242年，以朮赤之子拔都為首，將領主要由蒙古貴族的長子組成，故又稱為“長子西征”，對象主要是歐洲地區。1236年，越過烏拉爾河攻取不里阿耳（在伏爾加河中游），1237年佔領伏爾加河下游的欽察。1241年，侵入李烈兒（波蘭）、馬札兒（匈牙利），攻陷布達佩斯，兵鋒直達禿納河（多瑙河）流域。1242年，拔都率軍東還，在伏爾加河下游建築薩萊城（今俄羅斯阿斯特拉罕附近），統治欽察、俄羅斯等地，這就是“欽察汗國”（或稱“金帳汗國”）。

蒙古軍隊所向披靡，震撼了歐洲。1245年，教皇英諾森四世（Innocent IV, 1195-1254年）在法國里昂召集主教大會，決定派遣使者前往蒙古，投石問路。根據記載，教皇曾先後五次派使節謁見蒙古大汗。² 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兩次，一次是柏朗嘉賓（Jean de Plan Carpin, 1182-1252年）。他屬於方濟各會。1245年4月，他從里昂啟程，經波希米亞、波蘭、俄羅斯等地，1246年4月到達伏爾加河畔的拔都營地。同年7月，抵達和林，得到貴由的召見。11月，柏朗嘉賓帶著貴由給教皇的復信，返回歐洲。

另一次是1252年，魯布魯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k）出使蒙古，旅行路線和柏朗嘉賓大致相同，12月到達和林，謁見大汗蒙哥。次年8月，魯布魯克攜帶蒙哥的回信，離開和林，於1258年6日抵達塞浦路斯，回到歐洲。他著有《魯布魯克東行紀》，記錄了在蒙古的見聞。³

羅馬教廷使節出使蒙古，達到了預期目的。在上帝的恩手引領下，和平代替了戰爭，書信代替了檄文，歐洲的危機化解了，蒙古—法蘭克聯盟（Franco-Mongol alliance）逐漸形成。這一事件對人類歷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⁴ 極端伊斯蘭勢力得以遏制，歐洲基督教文明獲得了和平發展的環境，基督教人文主義興起，為新教的出現準備了前提。隨著中華帝國同歐洲的聯繫加深，航海技術有了突破，地理大發現運動開始興起，人類歷史進入了新的階段。

天主教在元朝的宣教活動

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1271年建立元朝，他以開平府為上都，以金中都為大都（別名汗八里）。上都和大都為元朝的政治和經濟文化中心。和林的政治中心地位逐漸下降，金帳汗國同元



（王圻、王思泰《三才圖會》卷34，第十八頁，1609年刻本）

朝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

此時，天主教使節的東行路線逐漸改由海路，從印度洋和南中國海進入中國。今伊朗境內的大不里士（Tabriz《元史》稱為“桃里寺”，或作“討來思”）和中國泉州成為這條路線上的兩個重要中轉站。

1289年，羅馬教皇尼古拉四世（Nicola IV）派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出使中

國。他自羅馬啟程，經小亞細亞、亞美尼亞到波斯（今伊朗）的桃里寺。⁵ 1291年，孟高維諾離開桃里寺，從霍爾木茲乘船，抵達印度孟買附近。1293年，孟高維諾與義大利商人彼得·魯卡龍戈（Pietro da Lucalongo）結伴東來，從海路抵達中國泉州。1295年，向元成宗呈交教皇書信。從此，他在大都開始傳教。教皇克列蒙特五世（Clement V）委任他為總主教，掌管遠東教務。1306年，孟高維諾在元大都建了一所教堂，⁶ 位於元大都宮城北門——厚載門外。⁷ 他在中國的宣教活動長達35年，為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年），孟高維諾病逝。

朱德潤《存復齋集》卷5《異域說》載：“至正丁亥（1347年）冬，寓京口乾元宮之寶儉齋。適毗陵監郡岳忽難，平陽同知散筮台偕來訪，自言在延祐（1314-1320年）間，忝宿衛近侍。時有佛琳國使來朝，備言其域當日沒之處，土地甚廣，有七十二酋長。……至正壬午（1342年）間，獻黑馬，高九尺餘，鬣尾垂地七尺，即其地所產。來使四年，至乞失密（喀什米爾）；又四年，至中州；過七度海，方抵京師焉。岳監郡、筮同知既別去，僕書而記其說。是歲（1347年）十一月十九日也。”此處的“佛琳國”即法蘭克帝國，天主教當時為其國家信仰。“毗陵監郡”意思是常州路達魯花赤，一般由蒙古人擔任，“岳忽難”是基督教教名“約翰”一詞的音譯。“岳監郡”是“岳忽難監郡”的簡稱，正式稱呼應當是“達魯花赤岳忽難”。

朱德潤的記載可以同天主教歷史互相印證。1307年，教皇克列蒙特五世派七位方濟各會會士來華。他們從羅馬啟程，經桃里寺、北印度，至克什米爾，⁸ 然後南下印度次大陸，再從海路來

至正二年的獻馬事件，為漢族文人集團歸化基督鋪平了道路。 The offering of a marvelous horse to the Yuan emperor on the second year of Zhizheng (1342) paved the road for proclaiming Christian faith among the Han scholars.

華。延佑元年（1314年）抵達大都。⁹

1313年，孟高維諾已在泉州建立了第二個主教區。使團中的哲拉德（Gerado Albuini）、裴萊格林（Peregerino da Castello）、安德列（Andrew of Perugia）等先後擔任主教。孟高維諾、安德列等人的宣教對象，主要是歐洲商人、西域景教信徒和蒙古人。

繼他們之後而來的約翰·馬黎諾里（John of Marignolli）則更深入地進行宣教活動。他的切入點就是通過進獻歐洲戰馬，同宮廷文人建立聯繫，開闢向漢族知識分子傳福音的道路。

馬黎諾里與元代宮廷文人

早在馬黎諾里之前，歐洲戰馬就已經傳入中國，並深受喜愛。中國人把宣教士帶來的馬匹稱為“天馬”。張昱《張光弼集》卷二《天馬歌》：“天曆間貢（1328-1330年）。天馬來自蕪郎國，足下風雲生倏忽。司天上奏失房星，海邊產得蛟龍骨。軒然卓立八尺高，衆馬俯首羞徒勞。色應北方鍾水德，滿身日彩烏翎黑。”¹⁰ 此處的“蕪郎國”也譯成拂朗、佛朗等，即法蘭克帝國（Frankish Empire）。

馬黎諾里獻馬事件記載在《元史》中：“至正二年（1342年）七月，拂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後二蹄皆白。”¹¹ 此事在宮廷文人當中引起極大的反響。¹² 元代廢除科舉制度，文人的出路主要是做蒙古宮廷的文學侍從。馬黎諾里以歐洲良馬為媒介，同這些文人建立了聯繫。

至正二年的獻馬活動，幾乎當時所有文人的成員都參與其事，如：詩人揭傒斯¹³、吳師道¹⁴、周伯琦¹⁵、郭翼¹⁶、程巨夫¹⁷、許有壬¹⁸、陸仁¹⁹、楊維禎²⁰、歐陽玄²¹，宮廷畫家周朗、張彥輔²²，書法家康里夔夔²³等。明初文學家劉三吾回憶當時的盛況，曾留下這樣的詩句：“留題翰林揭學士，有旨元戎庚申帝。”²⁴ 揭學士即翰林學士揭傒斯，庚申帝即元順帝。通過獻馬活動，馬黎諾里將帝王和群臣的眼光集中到歐洲的基督教世界，為傳播信仰營造了良好的氛圍。

西域詩人丁鶴年《海巢集一題蕪郎天馬圖》：“春明立仗氣如山，顧盼俄空十二閑。一去瑤池消息

斷，西風吹影落人間。”²⁵ 高麗詩人李齊賢《益齋亂稿》卷二《道見月支使者獻馬歸國》：“西極山高天駟游，下顧龍媒生騷衷。彌山蔽野盡兒孫，草軟泉甘無扎天。胡兒考牧如理軍，類聚群分不相饒。就中一族獨絕倫，骨骼清雄氣得呵。大元盛德冠百王，一劍撥亂邦基肇。請持此馬進天闈，得與多方瞻日表。青絲絡頭不能騎，牽出國門心悄悄。朝經懸度躡嵌空，暮過流沙凌浩漾。行及兩年方至朝，語姿重譯粗堪曉。”²⁶ 宋无（音紀）《翠寒集一天馬歌》：“天馬天上龍，駒生天漢間。兩目夾明月，蹄削昆侖山。元氣飲沆瀣，躍步超人寰。天上玉帝老不騎，飢食虎豹曉出關。滅沒流星姿，獻忽紫電顏。黃道三十六，萬裡日馳周。天去復還，時乎降精渥窪中，龍性變化終難攀。……”²⁵ 丁鶴年、李齊賢和宋无等人的詩作，為後世文學作品中“天馬”形像提供了最原始的素材。²⁸

古漢語中“拂菻”，有時寫作拂林、佛琳、普林、蒲林等等，最初是“以法蓮”的音譯，指古代以色列國所在地巴勒斯坦地區，本為基督教的誕生地，用來指信仰基督的國家或民族，泛指基督教世界。天主教進入中國後，把巴勒斯坦地區翻譯為“如德亞”。

“月氏”（亦作月支）在西漢時期是西方地極的民族，後來指西方世界，南北朝的“月氏使者”可說是漢語典籍中基督教宣教士的最早稱謂。²⁹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九《趙平章公所藏天馬圖》：“紫韁金勒看君騎，卻憶拂林初獻時。鳳城五門平旦啓，馳道行驕響耳耳。”³⁰ 中國文獻中，拂菻使者、大秦使者、月氏使者，指的都是基督教宣教士。



元·任伯溫《職貢圖》，Tribute Bearers,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³¹

至正二年的獻馬事件，為漢族文人集團歸化基督鋪平了道路。馬黎諾里本人對此評價頗高。³² 至正七年，馬黎諾里從泉州登船回國，至正十三年（1353年）回到法國南部的亞威農。

通過百餘年的不懈努力，元朝皇帝對基督教信仰的認識逐漸加深。

Afte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of unceasing missionary efforts, the Yuan emperors gradually understood the Christian faith.

通過百餘年的不懈努力，元朝皇帝對基督教信仰的認識逐漸加深。元順帝曾致信教皇，請求教皇替他祈禱。“仰教皇為朕祝福，在祈禱中常念及朕。”³³

元朝滅亡後，一位來自歐洲的商人名叫捏古倫（尼古拉 Nicolaus），滯留在南京附近。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召見捏古倫，通過他與歐洲基督教世界建立了聯繫。《明史》卷326中完整地保留了朱元璋致歐洲基督教國王的詔書，其中說：“朕為淮右布衣，起義救民。荷天之靈，授以文武諸臣。”意思是得到了上天的靈力，然後分給文武群臣，他們才能夠有勇有謀，掃平群雄。可見，朱元璋對基督教信仰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的。³⁴ 明朝同歐洲基督教世界的聯繫，一直持續到永樂時期（1403-1424年）。

馬黎諾里進獻天馬事件，是文化宣教史上的一個典型案例，值得我們深入研究。水利科學家任仁發對“天馬”事件關注很多。可惜，元末的社會動亂打斷了天主教對華宣教的進程。直到利瑪竇（1552-1610年）來華，才重新開始。經過兩百年，任仁發的上海同鄉——徐光啓接受了利瑪竇所傳的福音，受洗成為基督徒。他除了協助利瑪竇傳播聖道以外，還將歐洲的科學著作翻譯成中文，促進了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³⁵

結論

洪水泛濫的時候，耶和華坐著為王。曾幾何時，蒙古大軍橫掃歐亞，所到之處，血流成河。上帝的恩手奇妙地翻轉了歷史——將干戈化為玉帛，將眼淚化為歡笑，將仇恨化為和平。從柏朗嘉賓到馬黎諾里，基督教對華宣教的軌跡紮實而穩健，先是建立聯繫，彼此溝通，繼而在歐洲商人、蒙古貴族和色目人中間建立教會，設立教區，然後逐步切入到東亞文明的核心群體——宮廷文人當中。

雖然這一宣教進程被元末的社會動盪打斷，但是為利瑪竇的宣教活動打下了良好的根基，使之能較快地進入明朝宮廷，帶領士大夫歸向基督，在宣教歷史上大放異彩。☪

作者曾為北京大學考古系講師，現在北美牧會

註：1. <http://news.sohu.com/20160203/n436740506.shtml> (2/4/2016) 2. Samuel H. Moffe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Vol.1, 頁407。 3. 《魯不魯克東行紀》，1985年版。 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anco-Mongol_alliance (2/9/2016) 5. 伊利汗國的建立者旭烈兀是忽必烈之弟。1260年他從敘利亞撤兵回波斯，到桃里寺時建立汗國。忽必烈授權他統治阿母河以西所有地區。旭烈兀及其繼承者

稱“伊利汗” (il-qan, 意為從屬之汗)。旭烈兀的妻子脫古思可敦是克烈部公主，信奉景教。在她的影響下，旭烈兀對基督教頗為優容。見【法】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http://www.readers365.com/Academic/faguojuan/02/1098.htm> (2/6/2016) 6. 孟高維諾在寫給西方教友的信中說：“彼得·魯卡龍戈篤信基督教，是一位大富商，他從桃里寺啓程時就伴我同行，我所說新教堂之地即為他所購置。為了表示敬奉天主，他將這塊地基捐助於我。在大汗國境內，建天主教堂之地。” 7. 徐萍芳《元大都也里可溫十字寺考》，《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一）》，1986。 8. 據波斯史家哈沙尼 (al-Qashani) 《完者都算端史》 (Tarikh-i Uljaytu Sultan) 記載，察合台汗國與元朝皇帝之間常常發生領土之爭，伊利汗國同元朝的聯繫被迫改由海道進行。 9. 林梅村：《元人畫跡中的歐洲宣教士》，《文化傳承與歷史記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7年。 10. 《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明鈔本。 11. 《元史》卷40《順帝紀》：標點本，1976年。 12. 史學界對此頗有關注，參見王頌：《賁駁作誦-天馬詩文與馬黎諾里出使元廷》，<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a/2127.html> 13. 揭傒斯《揭傒斯集》卷14《天馬贊》。 14. 吳師道《吳禮部集》卷11《天馬贊》。 15. 周伯琦《天馬行應制作》，《近光集》。 16. 郭翼《林外野言》卷下《天馬》。 17. 程巨夫《雪樓集》卷29《趙際可天馬圖》。 18. 許有壬《至正集》卷10《應制天馬歌》。 19. 陸仁《乾乾居士集·天馬歌》，《元詩選三集》，康熙秀野草堂本。 20. 楊維禎《鐵崖集》卷7《拂朗國進天馬歌》。 21. 歐陽玄《圭齋集》，卷1《天馬賦》。 22. 陳基《夷白齋稿》卷外《跋張彥輔畫拂朗馬圖》。 23. 歐陽玄《圭齋集》卷1《天馬頌》“至正二年壬午七月十八日丁亥，皇帝御慈仁殿，拂朗國進天馬，……敕周朗貌馬以為圖，……翰林學士承旨夔夔傳旨命傒斯為之贊。” 24. 《坦齋集》卷下《嚴冬官卿佛郎馬圖》。 25. 《元詩選初集》，康熙秀野草堂本。 26. 民族文化推進會《韓國文集叢刊》標點影印本。 27.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8. 李齊賢與《西游記》中弼馬溫放牧天馬的情節有一定的淵源關係；宋天《天馬歌》則是《西游記》“白龍馬”的原型。 29. 李民舉《月氏使者與景教碑的關係》，《恩福雜誌》2004年4期（總11期）。 30. 《四部叢刊初編》景印正統刊本，頁4上。 31. <https://depts.washington.edu/silkroad/exhibit/tang/b60d100bcde.html> 圖中穿紅袍者，可能就是馬黎諾里。 32. 他把這一成就說成是“靈魂大收割 (a great harvest of souls)”。見Samuel H. Moffett, 前書，頁473引文。 33. 《中國通史》第八卷《元時期上》乙編《綜述》第一三章《中外關係》引瓦丁《方濟各會年鑒》。 34. 《明史·拂菻傳》清楚說明，拂菻本就是巴勒斯坦，明代稱之為如德亞 (Judea)。明·嚴從簡《珠城周咨錄》卷11“拂菻古名密昔兒 (Misr, 埃及)”十三世紀在埃及興起了馬木魯克王國 (Mameluke)，吞併了巴勒斯坦地區，所以會有此說。他又說，“永樂中，復遣使至貢，自後不常至。”說明直到永樂時期，歐洲基督教世界同明朝仍有往還。Samuel H. Moffett的名著 (前書) 對這段歷史不甚了解，見原書第21章。 35. 周鐵樓《中西交流的開拓者徐光啓》，《恩福》2016年1期（總58期）。

基督教對羅馬文化的顛覆



葛擁華

基督教誕生在羅馬帝國一個邊遠的行省巴勒斯坦，但在隨後的三百年裡，卻迅速傳遍了整個帝國，最終成為國教。

然而，基督教的勝利是經過血與火的考驗。從公元64年起，直到羅馬皇帝君士坦丁313年頒發《米蘭敕令》為止，基督教受到殘酷的逼迫，許多信徒殉道。對於逼迫的原因，眾說紛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異教的羅馬人認為，基督教對他們的宗教、社會、和傳統文化構成了嚴峻的威脅。在對主教西里普安的判決詞中，清楚顯明了這項事實：

你一直堅持褻瀆性的觀點，和一些邪惡的人一起從事顛覆性的陰謀活動。……因此，作為一個蠢惑叛逆者及犯最嚴重之罪的領袖，你被逮捕，作所有參與這罪惡行徑之人的代表。¹

西里普安被判用劍刺死。其實，這位主教根本沒有興趣參與任何顛覆政府的活動。他聽從耶穌的教導：“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馬太福音22:21），對“天國”的關注遠遠超過與對世俗帝國的關注。因此，顛覆的罪名是毫無根據的。然而對羅馬異教徒來說，像西里普安這樣的基督徒，即便沒有積極參與謀反活動，他們的信仰理念、價值觀和行為，也對傳統文化構成顛覆性的影響，從而威脅帝國存在的社會基礎。² 因此，羅馬人不遺餘力地長期逼迫基督教。

但是，壓迫並沒有阻止基督教的發展，相反地，這個信仰卻廣闊地滲透到羅馬帝國的每一個層面和角落，其價值觀更造成了深遠的衝擊。本文試從以下幾方面來談基督教如何衝擊並改變羅馬文化：對宗教的顛覆、對生命的珍視、對婦女的尊重、以及對奴隸的接納。

對宗教的顛覆

基督教對羅馬的泛神論和多神論產生巨大的衝擊。

宗教是羅馬人生活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所有自然現象和他們的命運，都被一群不相協調的神祇控制著。這些神祇對人類漠不關心，但若未獲承認或不夠尊重，便會加害於人。因此，羅馬人常活在恐懼中，唯恐得罪了某個神祇。為了確保安全，他們努力去取悅每一個神祇。³

在《上帝之城》中，奧古斯丁嘲諷道：

我怎能在本書的一段裡記錄所有早期羅馬人崇拜的神祇呢？他們神祇的數目如此之多，甚至自己也沒法數清；他們把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都分配給一個特定的神……把〔看門〕這一個任務分配給三個不同的神：福克勒斯負責門，卡迪阿負責門軸，而利門提納斯負責門坎。⁴

基督徒卻認為，只有聖經啓示的上帝才是唯一真正的上帝，應當遠離偶像崇拜。基督教的上帝對人充滿慈愛和憐憫，與異教中冷漠並具威脅的神祇完全相反。上帝不但不厭棄人，反而愛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人類，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一切信祂的人成為上帝的兒女。這信息如同明亮的流星劃破寒夜，照亮了許多苦難和絕望的心靈。上帝的愛又透過基督徒的生命活出來，吸引了許多社會最底層的人。因此，大量的奴隸、貧民、婦女和兒童加入了早期的教會。

當越來越多人成為基督徒，不再崇拜偶像時，異教徒便憤怒了。在他們眼中，基督徒成為最危險的敵人，因為拒絕崇拜偶像，必定會激怒神祇，從

異教這種不人道的做法以及對生命的漠視，終於被基督教的生命價值觀所取代。從此，“人的生命高於一切”這一理念深深扎根於西方文化之中。 The pagan inhuman practices and negligence of life were eventually replaced by the Christian's high view of life. That human life is most precious has become foundational in Western culture.

而招來災難。所以，一旦出現洪水或乾旱，他們便認定是基督徒惹來的禍。他們的仇恨如同火山爆發，對基督徒展開猛烈的迫害。北非教父德爾圖良（Tertullian）這樣描寫道：“如果台伯河漫到城牆，如果尼羅河沒有漲到田裡，如果大地震動，如果有災荒，如果有瘟疫，呼聲是一致的：‘把基督徒投給獅子！’”⁵

對基督徒的逼迫不僅來自民間，而且來自政府。羅馬的統治者認為，基督徒拒絕參加“國家宗教”，對帝國的命運構成了威脅。羅馬人把國家的命運和他們所崇拜的神祇聯繫在一起，認為是神祇幫助他們從村莊擴張成帝國。舉凡社會的穩定和軍事的成功，都依賴這些神祇。因此，統治者把對這些神祇的崇拜規定為“國家宗教”，要求所有臣民都參與；任何不尊重和褻瀆的行為，都被視為危及帝國安全。所以，當基督徒堅持只敬拜唯一的上帝，拒絕參與“國家宗教”，羅馬統治者自然認為基督徒試圖顛覆羅馬帝國，從而採取大規模、有系統的迫害。

然而，正如德爾圖良所說：“殉道士的血是教會的種子”，他們面對死亡時的平靜和從容，震撼了許多人；不僅堅固了信徒，而且吸引了更多異教徒加入基督教。初期教會主要的成員大多出身貧寒，但後來許多貴族也進入教會，例如君士坦丁的母親。最後，連皇帝君士坦丁本人也成為基督徒。他頒布《米蘭敕令》，徹底結束了對基督徒的迫害。基督教最終取代了傳統異教，成為羅馬帝國的主流宗教，進而改變了整個西方歷史。

對生命的珍視

羅馬異教徒對人的生命基本上是蔑視、貶抑的。在他們的文化中，個體生命極其低廉，沒有價值，從對待嬰孩的態度便可明顯看出。⁶ 殺嬰和棄嬰在古羅馬十分普遍。如果嬰兒生下來有殘疾，或體質虛弱，通常會被扔在野外，任憑他凍死、餓死、被野獸吞吃，甚至直接被扔進河裡或下水道中溺死。⁷ 這種做法有哲學家的論證支持，如，西塞羅（公元前106-前43）曾寫道：“當殺死殘疾嬰孩”（《法律篇》3.8）；塞內加（公元前4-公元65）也說：“我們將生下來虛弱畸形的孩子溺死”（《論憤怒》1.15）。

女嬰被殺死或遺棄的機率更高。一個異教徒寫信給懷孕的妻子，輕描淡寫道：“如果是個女孩，就把她扔掉。”⁸ 一個古代碑文上顯示，公元二世紀六百個家庭中，有兩個女兒的家庭只占百分之

一。⁹

大約三分之二的嬰孩逃過初生時的滅頂之災，然而，他們的命運掌握在父親手中，他擁有生殺大權，可以隨興殺死兒女，不受法律制裁。¹⁰ 普遍的殺嬰現象，加上飢荒和瘟疫，使得只有一半的孩子能活到八歲以上。¹¹

在現代人看來，這種行徑不可思議；但對沒有受過基督教價值觀影響的羅馬異教徒來說，則是天經地義。殺死天生有缺陷的孩子和低賤的女孩，是明智的選擇，因為可以減輕生活負擔。既然孩子是自己所生，父親就有權隨意處置，包括扔掉、殺死、賣掉。在異教的世界觀中，神祇對人冷漠無情，毫不關心；人的生命只是偶然現象，隨機產生，也隨機湮滅，沒有什麼特殊意義。

羅馬人對生命的輕視，讓基督徒觸目驚心。聖經明確教導：人是上帝創造的傑作，每個人都有上帝的形像。而耶穌作為上帝，竟道成肉身，降生為人的樣式，並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在上帝眼裡，人何極其珍貴，生命有神聖的價值。這種觀點和羅馬人的看法無疑為天淵之別。

早期基督教文學《十二使徒遺訓》明確教導：“你們不可……殺嬰孩。”¹² 二世紀的北非教父克萊門特猛烈譴責羅馬人，說他們蒙養並保護雞鳥和其他動物，卻丟棄自己的孩子而良心不受譴責。¹³ 德爾圖良等基督徒領袖也強烈抨擊這種陋習。¹⁴ 基督徒不僅努力阻止棄嬰和殺嬰，也經常把被丟棄的孩子撿回家撫養。例如，羅馬的卡利斯圖斯專門收留棄嬰；奧格斯堡的阿弗拉專門服侍被丟棄的孩子。¹⁵

經過基督徒不懈的努力，羅馬人棄嬰與殺嬰的行為逐漸遭到抵制。最終，瓦倫提尼安皇帝於374年下令，判定殺嬰和棄嬰為有罪。¹⁶ 異教這種不人道的做法以及對生命的漠視，終於被基督教的生命價值觀所取代。從此，“人的生命高於一切”這一理念深深扎根於西方文化之中。

對婦女的尊重

基督教對羅馬文化的衝擊，也體現在對待婦女的態度上。

在傳統羅馬文化中，婦女的地位極其低下，介於奴隸與自由民之間。女性從出生就被歧視，被丟棄的機率甚高；女孩很少受教育，沒有任何權力參與決定；少女很年輕就結婚，常在分娩時死去。男人在外面從事各種公共活動，婦女只能待在家裡。¹⁷ 沒有男人陪伴，婦女不能出門。婦女在公開

在第二、三世紀，許多婦女在教會裡居領導地位，如教師和執事。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centuries many women took the positions of leadership in the church, such as teachers and deaconesses.

場合發言，被視為是可恥的。¹⁸ 在性關係上，夫妻的尊重基本上不存在，婦女“實際上是男人低級情欲的奴隸。”¹⁹

基督徒的觀點則完全相反。耶穌給予婦女平等和尊重。福音書隨處能找到耶穌如何善待婦女，例如，他不顧猶太人的習俗，和一位撒馬利亞婦女談話；他原諒並安慰一位妓女；許多婦女是他的朋友；還有很多婦女跟隨他。

保羅教導基督徒丈夫，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體，並要為著保護妻子而獻出生命。在書信中，他常提到女性信徒為他的“同工”，如百基拉。非比則是當時一位重要的女性領袖，擔任女執事，在教會中頗具權威。²⁰



在第二、三世紀，許多婦女在教會裡居領導地位，如教師和執事。聖哲羅姆（Jerome）如此寫：

讓我們小心不要在我們中間教導，如無神的波非利評論的那樣，已婚的或其他的婦女不能在教會裡做領導，在教會中發揮權威作用；我們不能讓性別差異來決定祭司職位。²¹

波非利是第三世紀的異教哲學家，他曾寫《駁基督徒》一書，其中嘲笑基督徒被婦女領導。對他來說，讓婦女做領袖是極其羞恥的事。他的偏見卻證實：在初期教會裡，婦女的確具有重要地位。在羅馬文化中，婦女在公共場合露面或講話都被視為可恥，更不用說成為領導了。基督徒給予婦女如此反常的自由和尊重，成了傳統文化的挑戰，難怪像波非利這樣的異教哲學家無法容忍。另一位異教哲學家塞爾修斯，也強烈批評基督教顛覆羅馬的社會文化傳統。²²

不容否認，有一些教父曾說過歧視婦女的話，如克萊門特、德爾圖良及奧利金。這是因為他們的異教背景主導了他們對女性的看法，從而違背了耶穌、使徒、以及大多數基督徒對待婦女的態度。²³ 他們的過錯，倒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異教對婦女的歧視何等強大，且根深蒂固。然而，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是對婦女肯定和尊重的。

羅馬傳統與基督教對婦女截然不同的觀點，從一開始就互不兩立，持續相爭。雖然在較量的過程中，有些基督徒跌倒，屈服於傳統，但整體而言，

基督教的精神最終戰勝了羅馬傳統，打碎了加在婦女身上沉重的枷鎖，給予女性平等、自由和尊重。

對奴隸的接納

對羅馬異教徒更具顛覆性的，是基督徒對待奴隸的態度。基督徒接納奴隸，視為平等之人。這個作法深深觸犯了階級意識極強的羅馬人。

傳統的羅馬社會用法律維護等級森嚴的階級制度；社會分為三個等級：自由民、被釋放的奴隸、奴隸；各階層之間很少流動。貴族由富裕的自由民組成，他們擁有大量的土地和奴隸，在政府部門身居要職，是特權階層，遠遠在貧窮大眾之上。²⁴ 社會最底層的奴隸，佔人口近一半，²⁵ 他們免費為主人從事所有的體力勞動，從礦產到家務，為主人甚至整個社會生產食物和生活必需品，並提供服務。

整個上層階級的存在，完全依賴大量的奴隸人口。因此，奴隸制是整個羅馬社會運行的基礎。雖然奴隸對社會作出巨大的貢獻，他們卻被看成是勞動的牲口，受到各種殘酷的懲罰：鞭打是家常便飯，有時被斷肢；幾乎所有的年輕女奴，甚至年輕男奴和兒童，都是主人的性工具。奴隸生病或年老時，會被主人釋放，任憑他們在外面餓死或凍死。²⁶ 按照法律，如果一個奴隸主人被某個奴隸謀殺，那家的奴隸都將被處死。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記載了一個悲劇，因為一位奴隸主人被一個奴隸殺死，結果家中四百個奴隸全部被處死。²⁷

面對如此悲慘的命運，有些奴隸試圖逃跑。一旦被抓住，他們將面臨可怕的處置，輕則斷肢，重則死刑。一些奴隸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選擇暴動反抗。著名的歷史小說《斯巴達克斯》便是當時的寫照。為了維護奴隸制度的運行，主人會使用極其殘忍的手段來壓制奴隸。

基督徒卻以平等和尊重來對待奴隸，並把慈愛的上帝介紹給他們。這些奴隸沒有想到，在殘酷的世界，居然有一位上帝在愛護並關心他們。基督徒愛的信息連同愛的行為，如同一股暖流，融化了他們冰冷絕望的心。許多奴隸深受感動，願意成為基督徒；在教會裡，他們被其他信徒接納為兄弟姐妹，不分等級和背景。

新約聖經裡的《腓利門書》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使徒保羅寫給一位基督徒主人腓利門的信，請求他原諒一位逃跑的奴隸。在逃跑的過程中，這位奴隸歐尼西慕結識了保羅，並在他的帶領下信了耶穌，又成為他親密的朋友。保羅讓歐尼西慕認識到逃跑的錯誤，讓他帶著這封信回到主人那

雖然，早期基督徒並沒有直接提倡廢除奴隸制，但基督教的平等觀卻從根本上否定了奴隸制的哲學基礎。
Though Christians in early centuries did not promote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the Christian concept of equality thoroughly destroyed its philosophical base.

裡去。在信中，保羅要求腓利門對待歐尼西慕“不再是奴僕，而是高過奴僕，是親愛的弟兄。”（腓利門書16，新譯本）。



在另外一封封裡，保羅寫道：“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加拉太書3:28）。由此可見，在早期基督徒眼中，奴隸不再低人一等，而是在上帝國度裡平等的一員，是親如兄弟姐妹的一家人。

有些奴隸甚至成了教會的領袖。小普利尼在寫給皇帝圖拉真的信裡提到，“有兩個女奴被稱為教會的執事。”²⁸ 公元三世紀的里斯圖斯主教，曾經是奴隸，後來竟被羅馬天主教追封為教皇。²⁹

在對待奴隸的態度上，教會對傳統羅馬文化和社會制度構成了顛覆性的威脅。在教會裡，奴隸和主人在同一間屋子裡敬拜，時常彼此相鄰而坐。這對有教養的異教徒來說是可憎的；他們認為，“和奴隸一起吃飯有辱人格。”³⁰

當越來越多奴隸成為基督徒，獲得平等的對待時，傳統奴隸制的思想基礎開始鬆動。許多人意識到，人類的平等並非是命中註定，因為基督教給他們提供了另一種世界觀：既然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創造了人類，那麼每個人在上帝眼中都是有神聖價值的。因此，一些人天生高貴而另一些人天生低賤的觀點，開始受到懷疑和質問。這為奴隸制的最終廢除打下了思想基礎。

不僅如此，基督徒的實際行動也加速了奴隸制的消亡。許多主人成為基督徒之後，開始釋放奴隸；信徒把釋放奴隸看成一種敬虔行為。³¹ 當越來越多奴隸被釋放，羅馬貴族階級賴以維繫的龐大奴隸群體開始縮小，奴隸制的基礎因而削弱。在此意義上，基督徒的平等觀念以及相關的行動，的確對傳統羅馬社會結構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

有些學者認為，基督徒在第二、三世紀裡並沒有動搖奴隸制。例如，科普作家阿西莫夫評論道：

當保羅鼓勵善待已成為腓利門主內弟兄的歐尼西慕時，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保羅認為，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奴隸制是錯誤的和不道德

的。事實上，保羅甚至告誡奴隸們要服從人。因此，基督教的教導雖然新穎，但跟本不涉及社會制度的改革。³²

牛津學者福克斯也持類似的觀點，他寫道：“基督徒的目標在於改革人的心靈，而非社會結構。”³³ 的確，從某種意義上說，初代基督徒只關注人的靈魂；然而，如果因此而認為基督徒對社會體制沒有影響，那則是大錯特錯。這類觀點忽略了理念對於人類社會的巨大塑造力，因而未能理解基督教深刻的轉化潛力。

基督教始於對人心靈的改造，而心靈的變革會帶動思想的更新，最終改變文化和社會制度，以及一切人與人相交的經驗。這種變革並非一蹴而就，乃是漸進的過程，然而其影響卻是徹底、深刻而持久的。

基督教對奴隸制的影響便是如此。雖然，早期基督徒並沒有直接提倡廢除奴隸制，但基督教的平等觀卻從根本上否定了奴隸制的哲學基礎。當越來越多人接受基督教的觀念，奴隸制的社會基礎就逐漸瓦解。羅馬帝國在五世紀解體時，奴隸制也幾乎崩潰了。奴隸制的衰亡固然還有其他因素，但基督教的影響是絕對不可否認的。³⁴

結論

在基督教剛開始發展的兩百多年裡，羅馬政府對它採取持久而系統的逼迫。這似乎相當反常，因為羅馬人一貫對外來宗教是寬容的。在帝國擴張的過程中，他們引進了許多其他文化和宗教裡的神祇。然而，羅馬人的包容有一個前提：外來宗教對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傳統文化不能構成威脅。一旦發現某個宗教具有顛覆性，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鎮壓。從這個角度看，不難理解為何羅馬政府要不遺餘力地鎮壓基督教，因為基督徒雖然沒有進行顛覆活動，他們的信仰、價值觀和言行卻直接威脅著羅馬的傳統文化和社會基礎。

其實，基督教對羅馬文化的衝擊不僅限於上文所提的範圍。在其他領域，如婚姻與性、慈善事業、醫療保健、法律、道德等方面，基督教也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因此，基督教的確對羅馬文化造成顛覆性的影響，而異教羅馬人對基督教的擔憂不無道理。

基督教的勝利似乎是件不可思議的事：一個出自邊遠地區默默無聞的民間宗教，受到如此猛烈的鎮壓，不但沒有消亡，反而傳遍了整個帝國，至終取代傳統“國家宗教”，成為主流宗教。而在歷史



對創造與科學的 兩點說明

周鐵樓

上期《恩福》雜誌（58期）“從創造與上帝看科學與形而上學”一文，是唐理明和葛擁華兩位弟兄之間的交通。我讀後很有感觸。該文涉及甚廣，我不想談形而上學，只就以下兩點提出我的看法：(1) 上帝的創造不是無中生有；(2) 重力不是自存永存，在上帝創造之前，重力不存在。

創造不是從顯然之物而造

創世記1:1宣稱：“起初，上帝創造天地。”這是上帝對天地主權的宣佈。“起初”意指時間是從上帝的創造開始。至於創造的過程和萬物運行的定律，上帝並沒有默示給摩西。摩西曾說：“隱秘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上帝的”（申命記29:29），上帝沒有默示的主要原因，或許是因為這些事太過奧妙，遠超過當時的人所能理解。

創世記1:3-25告訴我們，萬物——從光、青草和蔬果植物、到水中和地上的活物——都是藉著

神的話而造。詩篇說，天上的萬象是藉著神的話造的：“諸天藉耶和華的命而造，……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詩篇33:6, 9）。新約也說：“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希伯來書11:3）

神的話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不是顯然之物，所以人們以為，神的創造是“無中生有”。仔細察看希伯來書的經文，“並不是從顯然之物”的希臘原文，直譯是“見不到的實體”；即真有其物，只是見不到它的實體而已。現今科學家稱這種東西為能量（energy）。

“創造”的希伯來文是 *bara*，這詞的使用並不排除先存物質。而那不能看見的先存物質，就是神大能的話。神的話含有無限的能量。今天這個奧秘已向眾人公開。稍具物理知識的人都知道，聲音能產生聲波，能量就隨聲波向四面八方傳開。先知

（接上頁）

上，基督教最終成為西方文化的基礎和主幹，如今更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深遠地影響了整個人類的文明。✠

作者是劍橋大學哲學博士，維真學院研究員。

註：1. Ivo Lesbaupin, *Blessed are the Persecuted*, 1975, p. 6. 2. Richard A. Todd, “The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in the Roman Empire” in *God and Caesar*, ed. Robert D. Linder, p.21. 3. Jo-Ann Shelton, *As the Romans Did: A Source Book in Roman Social History*, p. 364. 4. 同上, p.365-6. 5. Todd, p. 18. 6. 施密特, 《基督教對文明的影響》, 頁33. 7. 同上, 頁34. 8. A. Deissmann, *Light from the Ancient East*, p. 168. 9. Jack Lindsay, *The Ancient World*, p. 168. 10. D. James Kennedy and Jerry Newcombe, *What if Jesus Had Never Been Born?* p. 10. 11. Robin. L. Fox, *Pagans and Christians*, p. 47. 12. “The Didache” in *The Apostolic Fathers*, trans. Kirsopp, 1:319. 13. *Clement of*

Alexandria, “The Instructor” in The Ante-Nicene Fathers, ed. Alexander Roberts and James Donaldson, 2:279. 14. 施密特, 頁37-38. 15. 同上. 16. 同上, 頁36-38. 17. Shelton, p. 290. 18. 施密特, 頁84-85. 19. Philip Schaff, *The Person of Christ: the Miracle of History*, p. 210. 20. 施密特, 89頁. 21. A. D. Lee, *Pagans & Christians in Late Antiquity*, p. 43-44. 22. Margaret R. Miles, *The Word Became Flesh*, p. 55. 23. 施密特, 93頁. 24. Shelton, p. 6-10. 25. D. James Kennedy and Jerry Newcombe, p. 18. 26. Shelton, p. 171-192. 27. 同上, 178頁. 28. 同上, 416頁. 29. 施密特, 256頁. 30. Shelton, 186頁. 31. 施密特, 255頁. 32. Isaac Asimov, *Asimov’s Guide to the Bible, Vol. 2, The New Testament*, p. 489. 33. Fox, p. 299. 34. David Meager, “Slavery in Europe from the End of the Roman Empire,” accessed on 16 November 2008, available from http://churchsociety.org/crossway/documents/Cway_103_Slavery2.pdf.

上帝的創造不是無中生有，而是以不可見之上帝話語所含的無限能量來創造。
God did not create the universe out of nothing, but by using His word which was invisible and contained immeasurable energy.

耶利米說：“主耶和華啊，你曾用大能……創造天地。”（耶利米書32:17）這能力就是神話語的大能！所以，上帝的創造不是無中生有，而是以不可見之上帝話語所含的無限能量來創造。

1905年，愛因斯坦發現物質（ m ）和能量（ E ）互換的原則，其程式是 $E=mc^2$ ，或 $m=E/c^2$ 。 c 是光在自由空間（真空）傳播的速度（ $=186000$ mile/sec）。起初幾年，愛因斯坦的程式似乎沒有什麼實際應用之處，但自從熱核反應（thermal nuclear reactions）發現後，情況完全改觀。今天的原子能發電，就是建基在這個十分簡單的程式上。

重力不是自存永存

霍金和梅勞迪諾合寫的書《大設計》（*The Grand Design*）中宣稱：因為萬有引力定律的存在，宇宙可以從無到有的創造自身（Because there is a law of gravity, the universe can and will create itself out of nothing. 英文原書180頁）。這個簡單宣稱激起宗教界人士的口殊筆伐，也令許多科學界人士搖頭，包括早年和霍金先生合作研究黑洞的潘路斯教授。

霍金先生相信，萬有引力定律是自存的；他也沒有明確講清“無”是什麼意思。在此我對這兩點作一簡單易懂的解析。

1. 萬有引力定律並非自存

這定律是人類觀察和研究自然現象的歸納總結。約在西元150年左右，埃及的托勒密建立了地心說（Earth-centered Model）：地球是宇宙的靜止中心，太陽和行星（金星、火星、木星等）都繞著地球，在各自的軌道上運行。依據這個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正確預測天象。但是到了中世紀後期，觀察儀器不斷改進，行星位置和運動的測量越來越精確，同這個模型的計算結果明顯有偏差。

到了十六世紀，波蘭的哥白尼經過近四十年的辛勤研究，提出日心說（Sun-centered model）：太陽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圍繞太陽運行；地球每天自轉一周；月球是地球的衛星，它在以地球為中心的圓軌道上，每月繞地球轉一周，同時跟地球一起繞太陽公轉。恆星和太陽間的距離十分遙遠，比日地間的距離要大得多。後來的觀測事實不斷證實了這一學說。

經過伽利略和開卜勒的努力，發現行星運動三定律：

1) 所有行星皆繞日作橢圓運動，而以太陽為一焦點。

2) 在相同時間內，行星與太陽之連心線，沿橢圓軌道掃過相等面積。

3) 行星運動平方與橢圓半主軸之立方成正比。

伽利略和開卜勒雖然知道行星如何繞日運行，但不知道為什麼會如此。牛頓仔細分析了開卜勒行星運動三定律，發現乃是太陽的引力（即重力）維持太陽系不散，並使行星依照此三定律繞太陽運行。牛頓並由此推導出引力定律：引力的大小和太陽與行星的質量成正比，和它們之間的距離平方成反比。牛頓進一步發現，地面附近物體的下落，是由地球的引力造成的。由於任何兩個物體之間都有引力，所以牛頓的引力理論被稱為萬有引力定律，強調它的普遍性。

愛因斯坦於1915年建立了廣義相對論，這是用幾何語言描述的引力理論，代表了現代物理學引力理論研究的最高水平。廣義相對論將經典的牛頓萬有引力定律包含在狹義相對論的框架中；引力被描述為時空的一種幾何屬性，即時空的曲率；而時空曲率與物質之質量與輻射能量直接相聯繫；其聯繫方式，即是愛因斯坦的引力場方程式。而透過“弱場近似”以及“慢速近似”，可以從愛因斯坦的引力場方程式退化為牛頓引力定律。

簡言之，按照牛頓的引力理論或愛因斯坦的引力理論，引力是物質的基本屬性之一。沒有物質，就沒有引力。引力不能自存。我們知道，創世之前沒有物質，哪來的引力？

2. “無”的含意

現在來看霍金先生的“無”（nothing）是什麼意思。首先我們要告訴讀者，經典物理（即牛頓物理）不能處理原子和次原子物理。我們要用1900年以後發展的量子力學來說明。

物理學家說到“無”，多半是指量子真空（Quantum vacuum）。它雖然沒有物質，但具有能量。量子真空是一個量子系統（次原子系統，subatomic system）的最低能量狀態。

根據量子力學的不確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量子真空內任何位置（點）的能量可能有暫時變化。這就是《大設計》書中所講的量子漲落（Quantum fluctuations）。在量子漲落時，能量會轉變成“粒子—反粒子對”；它們瞬即消滅，轉成能量。這些粒子是虛粒子，因其生存短到不能觀察到；如有擾亂，粒子和反粒子就可能不相互消滅，而成為可觀察到的真粒子。

在《大設計》英文原書第113頁，霍金先生

我心靈得安寧

康頤



我從小生活在一個天主教底蘊深厚的城市。在老城區的市中心，佇立著一座清朝時期修建的天主教堂。那座教堂就像是鬧市中的世外桃源，每次經過都讓人感到十分寧靜，和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在成長的過程中，我總是好奇裡面是什麼樣子，都有什麼人。再大一些，我就開始好奇：究竟是什麼力量吸引人們聚集到十字架下，教堂之內？但是，從小到大，我從沒能真正踏進一所教堂，每次只在遙遠的地方好奇地窺探。

我也曾想通過閱讀，去解開謎團。家中的各種書都成了我尋找答案的地方。但是，西方的小說並不能給我圓滿的回答，因為書中的教士或牧師，都被塑造成反面形象，尤其是我喜愛的《傲慢與偏見》，牧師表兄柯林斯極其自傲又十分自卑。所以，我的好奇一直保留到上大學。

安寧中的呼喚

大學期間我主修哲學，因此開始接觸西方基督教思想家的著作，尤其是教父神學。但是，在中國的教育系統裡讀神學，先入為主的馬克思主義偏見，將神學的基調完全籠罩。在無神論的大框架之下，神學只被視為一種思潮，而且併入哲學。神學

變成詮釋上帝的哲學工具，宗教學也被詮釋成完全消極化的“人民的鴉片煙”。

讀研究生時，我到中央民族大學主修宗教學，才有機會真正了解

基督教，接觸聖經，學習基督教歷史。我還得到走進教會的機會，去感受在教堂裡面的活動。我踏入的第一間教會是北京的海淀堂。月光下明亮的十字架，在一片霓虹燈中顯得格外寧靜，我開始感到內心中前所未有的安寧，並覺得是主在呼喚我。

在北京的日子裡，我曾擔任一位美國訪問教授的助教。這位老師是虔誠的基督徒，他給我們講了很多他在非洲傳教的生活，並介紹我們接觸基督教的電影和書籍。在講使徒行傳的過程中，他更闡明了基督的精神。他孑然一身，樂善好施，本性單純善良，讓我深受感動。

挫折與領悟

隨後，我被推薦到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做交換學生，第一次有機會在神學院學習，並和基督徒一起生活。這段時間裡，我被基督徒的愛和關心籠罩，使我意識到自己的渺小，體會到主的全知、全能、全在。

(接上頁)

說，“從來沒有空無一物的空間（Space is never empty.）”。所謂“空無一物”，是指沒有物質和能量兩者。根據他這句話，我認為他的“無”是量子真空。但是在同書第180頁，霍金先生又說，“空無一物的空間是穩定的（Empty space is stable.）”，他的“無”真是指沒有物質和能量兩者。

沒有能量，怎能有能量漲落？沒有物質，怎能有引力？所以對於霍金先生荒謬至極的宣稱：“因為萬有引力定律，宇宙可以從無到有的創造自身”，許多科學界人士都搖頭嘆息。霍金先生非但不能否定神，反而更顯明神的存在！

神創造宇宙萬物，也創立萬物運行的自然規

律。科學家不是創造者，他們只是探索和發現神創立的自然規律。正如前人類基因計畫研究所所長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所說：“我認為科學是把人類所不知道、但神早已知道的事，一個個發現出來的過程。”因此，科學的發現應該是與神創立的自然規律一致的。

神在自然界的啓示，是藉著科學的發現來表明；而神在聖經中特殊的啓示，則是藉著神學的研究使人明白。這兩種啓示是相輔相成的，幫助我們瞭解神的創造和神本身。📖

作者曾任加州大學物理系主任，現已退休

我感到，神離我越來越近，祂傾聽我的禱告，成就我的祈求，安慰我軟弱的內心，使我的心堅定，並給我盼望。
I felt that I was getting closer to God. He listened to my supplications and fulfilled my petitions. He comforted my heart, turning my weakness to strength in hope.

作為獨生子女，我過去一直認為自己無所不能，驕傲霸道。在大學時期所積累關於主觀能動性的潛意識，促使我覺得，只要努力，什麼都能做到或得到。但是我的驕傲被一次次打倒，在挫折和困難面前，我感到無能為力，不知所措。最重要的是，我為自己設計的道路和前途，和我當下所走的路似乎大相逕庭。

最初，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我希望能按照自己的設計，做我想做的事情。那時的我非常執拗，不聽別人的勸導。但是，後來回想起來，我才感到原來我生活中的一點一滴都有主在帶領。祂澆灌我，給我最好的一切，安排我的道路。我終於明白了“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的含義。原來我鑽各種牛角尖，為自己設計的道路都是徒勞，因為那些未來根本不適合自己。神總會預備最好的給我。

藉禱告與神親近

神讓我在成長中明白了祂對我的愛。這是何等大愛，祂竟將獨生子捨給我們，替我們贖罪。而我，是何等卑微。

香港信義宗神學院位於離開市區的道風山。那段日子，我常參加以聖樂和祈禱為主軸的泰澤崇拜。在寧靜的音樂中，我感覺離主更近了。我願意完全把自己交給主，做祂的奴僕。

曾經，我時時抱怨，既然神是全知全能的，為什麼祂不顧念我，給我所需，除去我的痛苦和迷茫？為什麼還要我在困難面前低頭垂淚，灰心喪氣？但是我的室友，同樣是從國內來的姊妹和我講：“因為你從來沒有和祂建立關係。人和人的關係都是通過交流而一點一點建立起來的，你不同天上的父交流傾談，祂如何撫慰你的困苦，又如何指引你的路？”是的，我也需要和天上的父建立個人的關係。祂雖愛我，沒有交流，何來對愛的感悟與發現？

我開始天天向神禱告，與祂說話，一點一點建立關係。這之中有祈求，也有感恩。我感到，神離我越來越近，祂傾聽我的禱告，成就我的祈求，安慰我軟弱的內心，使我的心堅定，並給我盼望。祂更新我的生命，使我完全歸於祂。

服事與學習的心志

我再次回到香港時，便決定受洗，承認自己的罪，歸入基督耶穌裡面，做一個愛人愛神的新人。受洗之後，我開始在教會中幫忙做一些工作，包括自己比較擅長的文字事工。

從那以後，我就決定要一心一意服侍主。因有感於國內基督教研究水平落後，資料稀少，我決定到香港及美國讀書，完成博士學位，為國內的基督教盡一份心力，尤其是在舊約研究方面。

神十分看顧我，在這條道路上雖非一帆風順，但是我最終來到美國，開始進修。剛到亞特蘭大的第一學期，我就認識了我現在的美國家庭。他們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帶我到教會參加聚會，給予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和關愛，並常常為我禱告。

不僅如此，我在教會中也感受到溫暖。弟兄姊妹常主動接觸我，包容我，與我交談，盡力幫助我，或為我禱告。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基督徒如何愛上帝，並愛人如己。我願像他們一樣，將這份愛傳播出去，給每一個人，也把福音帶給每一個渴慕傾聽的人。

我常常為我的父母禱告，為他們信主和健康禱告。蒙神保守的是，我的父母雖然是公務員，卻從來沒有阻止我信主，他們支持我，盡他們所能在經濟上、精神上支持我求學。如今，他們也開始讀一些我留在家中有關信仰的書籍，逐漸了解基督教。我為此感謝主。

在難處中倚靠主

來到芝加哥、進入攻讀博士的階段，第一學期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學習上、金錢上、生活上，困難重重。但是主洞察一切，在我身邊隨時支援，讓我靈裡仍有喜樂。

為著主所給我的一切，我很感恩：在北美的華人家庭、所有的恩福家人、陳牧師和師母、及弟兄姊妹經濟上及精神上的支援。在學校的難處也讓我更深的自省，如何面對道德危機和學術危機，讓我更加深思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想成為一個怎樣的基督徒，將來服侍的目標為何。

在神的帶領下，我參加了慕迪教會，通過經文省察自己，重新建立信心，並遠離所有自由派的紛爭和行動。神也給我一次機會重返亞特蘭大，在學術會議中體會基督徒學者所要面對思想上的碰撞。當我返回芝加哥時，我又一次有了目標和動力，也更加明白馬太福音7:7：“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神通過困難來裝備我，磨礪我，使我具備所需之能力，讓我雖在苦難中卻有美好的見證，並預備我成就祂的旨意。我讚美神，因為祂保守我，在我生命中有奇妙的作為。✠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現在芝加哥就讀

我要去中國， 再次被釘十字架

郭易君

“媽，我回來了！”四年多沒回家了，媽媽抱著我哭了許久。我拍著媽媽的背，不知道說什麼，只默默禱告，求主安慰並施恩，祝福我們的相聚和全家人的靈魂。

沒想到我竟在美國一待就是四年半。出國的時候和妻子帶著兩個箱子，如今卻已經有了兩個孩子。媽媽的白髮明顯多了，爸爸的皺紋也更深了，我仔細地端詳他們，思緒卻像電影般追溯著在美國的每一個日子。

世外桃源的衝擊

2011年8月4日深夜，我們從喧囂的北京到達美國南部的森林，第一次走進拖車房宿舍的時候，我和薩林娜快樂得像兩個孩子。這是我們朝思夢想的世外桃源！上帝何等憐憫，將我們從如陀螺般運轉的工作服事中釋放出來，使我們可以得安息，進入全職裝備期。

小區真安靜，到處是青蛙和蚰蚩兒的聲音。在接我們的韓國夫婦家吃了可口的晚餐，我們回到家，躺在地板上。家中空無一物，心裡滿滿感恩。

回想過去一年，我在辭職之後，全家沒有收入，是北京教會弟兄姊妹一筆一筆的匿名奉獻，支持我們度過。機票和每個月三分之一的生活費，是國內教會奉獻的；第一學期學費的一半，是美國一位華人奉獻的，房租押金是美國一間韓裔教會幫忙的……。全職事奉及出國讀神學的每一步，我們親身經歷神的信實可靠。在差派禮上，弟兄姊妹為我們禱告哭泣的情景還是如此清晰。我知道我的生命不屬於自己，我屬於神並且屬於這個群體。

帶著使命和好奇心，妻子和我先後入學。

第一次參加學校的週會崇拜（chapel），講員南部口音非常重，滿口俚語，十分幽默，但我傻眼了。三十分鐘講道，同學們沸騰歡笑，熱情回應，我卻如同外星人，自始至終只聽懂兩句：開場禱告的“Let's pray”和結束禱告的“Amen”。鬥志滿滿的我，瞬間像癟了氣的皮球。我鬱悶了，懷疑是不是來錯了學校。我激勵自己，發奮補習聽力，連續



聽這位講員的講道十幾遍，慢慢能聽懂了。一天晚上散步，遇到從紐約來的白人學生，他說他只能聽懂那位講員信息的七成，我的心才受了安慰。

語言是個挑戰，然而更大的挑戰是文化。從我行我素、不搭理人的北京，到了這個連陌生人都彼此打招呼的社群，覺得非常不適應。學校裡每個人都很和氣，很屬靈，許多人曾去海外宣教。鄰居有需要，大家都幫忙。對於在中國農村長大、在大城市打拼、在家庭教會和學生團契中成長起來的我而言，這些都彷彿不太真實。我不知道如何以感恩和開放的心接受恩典。

回顧信主七、八年來，每走一步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品格的操練、教會的服事，無一不是在懵懂之中領受上帝的恩典。雖然愛主，卻不知如何與同工彼此相愛；雖然知道應該行公義，在不義的社會中卻不知如何自處；雖然深信神的話，但面對明晃晃武裝的世界，卻像只拿小米加步槍在爭戰；雖然流淚、跪禱、禁食、不眠、陪伴、奔跑、吶喊、模仿、硬撐，卻並不真知道什麼是服事；很少看見正常的人，卻努力活得像正常人；不理解什麼是屬靈父母，卻要扮演屬靈父母；渾身上下都是毛病，卻成為一群有病之人的帶領人……。

如今這所學校裡竟全都是神的僕人。他們是我的榜樣，我對他們憧憬著，嚮往著，覺得自己一無所是。然而當我漸漸走進他們的生活，才發現他們

只有在禱告中，我才明白中國非家鄉、美國非他國，唯有那天上的國度應當成為我心中唯一的家鄉。
Only through prayer I realized that China is not my home and America is not foreign to me. My heart should hold to the Heavenly Kingdom, which is my real home.

同樣要學習夫妻相愛、操練勝過內心的私欲、學習尊基督為大、努力與世界分別。我慢慢明白，信主的人一輩子都是神的學生；走十架道路的人一生都要作主的門徒，效法祂、跟隨祂。

每天過著圖書館、教室、拖車房三點一線的生活。半年之後，周圍旺盛的樹木、清晨百鳥的歡唱與滿院子的

松鼠失去了新鮮感。孤單像賊一樣，悄悄溜了進來。我們覺得自己彷彿是沙漠中的狐狸，曠野裡的



鵝鵝。沒有車、沒有父母、沒有朋友、沒有群羊、沒有真正意義的教會生活。每天的娛樂只剩下晚餐後和妻子散步聊天，沿著宿舍旁三條小道一遍一遍地巡。我想回北京，那裡有正宗的宮保雞丁和炸醬麵，有在一起成長的弟兄姊妹，想跟誰聊就跟誰聊。

我每天早上六點鐘到禱告塔，和一個非裔美國人威爾（Will）一起禱告。只有在禱告中，我才明白中國非家鄉、美國非他國，唯有那天上的國度應當成為我心中唯一的家鄉。孤單是真實的，卻又是虛幻的。那時候，禱告塔是安慰我的樂土，威爾是神差派的天使。

有火在骨中燒

學習、讀書、禱告、安靜，這一年像是安息年。我們走訪了附近的教會，看到白人教會有許多很愛主，也有許多正在死去。華人教會裡有許多很愛主的弟兄姊妹，但也顯然有世界的摻雜。

2012年夏天，在服事一個華人教會後，我心裡非常難過，回來跪下禱告，越禱告越按捺不住福音的火。越來越多大陸人來到北美，卻沒有聽到福音。於是我祈求，若是神要使用我，就開傳道的門。感謝神，那年7月之後，佈道及培靈的邀請紛至沓來。第一次佈道是在喬治亞州奧古斯塔，有十個人信主，隨後哥倫比亞、夏洛特、芝加哥、蘭辛、紐約等幾十間教會及機構邀請我佈道或培靈。

在繁重的學業及佈道服事下，危險悄然產生。第一個危險，是對福音及培靈的準備開始打折扣。2012年南北卡州華人基督徒聯合退修會，我準備一場專題信息用了四十多小時，禁食禱告兩天，

專門禱告八小時，提前三小時到達會場禱告。2013年同樣的退修會，我準備一場信息用了二十小時，禁食禱告兩餐，專門禱告三小時，提前一小時進場禱告。2014年，我準備一場信息用十小時，沒有禁食禱告，專門禱告一小時，提前一刻鐘進場禱告。可以說，在傳道的鄭重和敬畏上，我在走下坡路，逐漸依靠經驗和口才，而不是依靠聖靈的大能。

第二個危險是偷竊神的榮耀。2013年底的週會崇拜上，教授讓我分享佈道服事的經歷。我開始考究自己的榮耀，數算帶領信主的人數。那天晚上休息時，聖靈警戒責備我，並向我顯明：我只不過是接生婆和僕人。人決志信主是出於神的揀選，是聖靈重生的工作，並不是我做了什麼；我不過是見證人。我大大戰兢，此後回絕佈道的邀請，把精力轉移到學業、家庭和屬靈生命的追求上。

第三個危險是開始和主講條件。2013年冬，我在紐約的學生福音營服事，去之前病倒了，發著高燒到達營地，靈裡十分軟弱。當晚沒有飯吃，房間沒水喝。兩天佈道雖有十幾個人信主，但在歸途我心裡抱怨，覺得神對我苛刻。連續幾天和神鬧情緒之後，一天早晨靈修，藉著詩歌“十字架的道路要犧牲”，聖靈再一次光照我，讓我看到自己可憐悲慘的光景，主的大愛再次使我降服。我重新認識自己何等不配服事神。祂可以使用驢子，卻用了我這樣一個驕傲的人。我有什麼資格與這位全能的上帝談條件？我是僕人，今天是，明天還是。

基督用命換來的自由

2012年1月1日，我們接到一通電話。我們所屬的北京教會，有一對到韓國去讀神學的夫婦，和教會的其他核心同工質問我們：為何我和薩林娜的屬靈導師（韓國牧師，本校畢業生）在韓國帶著他們走訪一些韓國教會，宣稱他們是他在北京建立的教會所差派的神學生，並以此為理由募款？

這位韓國牧者是我們個別的屬靈導師，並不涉及教會關係，故他所言並非事實。對此我們十分不解，於是在禱告一週之後，我們通過郵件，詢問這位宣教士整件事的緣由。未料，卻引來他們夫婦嚴厲的訓斥，指責我們驕傲、狂妄、不順服。我當時一下子懵了，因為我從心裡非常敬重他們。

我們是在2010年下半年認識這對韓國宣教士夫婦。那時我的家庭、服事和事業都處於非常艱難的時期，在北京的新媒體團契裡，他們夫婦告訴我，在禱告中聖靈提醒他們要幫助我們。我們當時非常感恩，禱告了一段時間就答應了。之後他們給我們

越悔改，就越看清自己悖逆的原因；我心底原來有個隱藏多年的偶像——“學習成績”。 After much repentance I clearly saw the root of my rebellion. There was an idol hidden in my heart for many years, i.e. “good grades.”

做培訓、輔導、鼓勵我們。那是我信主以來最幸福的一段時間。這位具牧者心腸的宣教士有一次竟帶我去理髮，除了小時候爸爸帶過我去剪髮，長大後從來沒有第二個人這麼做。我當時非常感動，深深感到被牧養的甘甜。雖然我在教會全職事奉，並擔任總會的治理委員，但是信主以來，我從沒真正有過屬靈的父親。因此，我從心裡敬重這位宣教士；也因為如此，我們選擇來到他的母校讀神學院。

可是在這件事上，這對屬靈長者似乎一反常態。他們的論斷和憤怒使我不知所措。我陷入很深的自責，並禁食禱告、刻苦己心。我的確知道自己幼小、無知和驕傲，品格中有許多不完全的地方。但針對這事，我仍然以為其中有謊言和誇大其詞的地方，是神不喜悅的。我設法找各種理由為他們解釋和開脫；另一方面，我不理解為什麼他們遷怒我們。我們夫婦非常難過，晝夜禱告呼求上帝。

接下來幾週，我陷入很深的抑鬱。過去我曾忽略的事，這時一幕幕出現在眼前：不許我們與北美的華人接觸，只准和韓國教會來往；越過丈夫，直接給妻子下命令；宣稱信徒應該不加分辨地完全順服牧師；暗示信徒自己有經濟需要；看不起中國農村教會；從別的教會拉羊；以文憑來劃分信徒的層次；號召信徒賣房子奉獻給教會……。我不敢繼續往下想，因為信主之前看過的電影《教父》，此時在我的腦海盤旋。

我出國前曾將一對夫婦托付給他們帶領，這時他們下令，要這對夫婦和我們斷絕聯繫；在神學院讀書的另外兩對神學生夫婦也受到指令，要孤立我們。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天天就想哭。那麼好的關係，怎麼一下子成了這樣？我擔心自己妄想，也不知道當如何處理。一天下午，抑鬱的情緒像海水般把我淹沒，巨大的否定力量使我無法站立。我再次來到禱告塔，跪在地上流淚、哭泣，卻無法開口禱告。正當那時，一位韓國同學進來，跪在我旁邊，問我可以怎樣為我禱告。我分享後，他開始禱告，邊禱告邊流淚。之後，他說，他替那位韓國宣教士向我道歉，並告訴我：伸冤在主，主必報應。突然之間，我心裡的擔子脫落下來。

我開始更多明白韓國文化中的罪與人的罪性，並逐漸理解這位牧師。我為他們禱告，把他們交託在判斷人的上帝手中。我和薩林娜非常溫和地給他寫了一封郵件，表明結束屬靈師徒的關係。這件事困擾了我兩年多，但卻讓我在靈裡的看見更加深遠。

基督來是要釋放被擄的人，拯救為奴的人，賜

人自由，使人得豐盛的生命。祂不轄制人，乃是成全人，不害人，乃是愛人。為了讓我們得自由，祂將自己的性命犧牲在十字架上。祂用生命換來我們的自由，我們絕不可將這自由輕易拱手讓給別人。

約翰胡斯在殉道前吶喊：“捍衛你的信仰！（Defend your faith!）”，那聲音一直盤旋在我耳邊。愛，若不是在基督的自由中，就是從陰間發出，會變成轄制，甚至轉成憎恨。

我開始明白，天底下只有主耶穌是我的牧者，從過去、現在、一直到將來。我當從祂那裡得安慰，不應將眼目轉向他人。我願為那些偏離基督、轉向別的牧人而受傷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安慰他們，顯現榮光來吸引他們。

學業中的偶像

2014年下半年，我們夫妻一面讀書，一面撫養孩子並拓植教會，時間非常緊張。我選了希伯來語第四期的課，老師異常嚴格。我經常熬夜，成績卻非常低，讓我很不好受。期末考，老師給了我C+（總分是B），這是我讀神學以來第一個C！負面情緒排山倒海而來，我開始向妻子論斷這位教授，並和同樣得低分的中國學生一起批評他。其實，這位老師人品非常好，做學術極其認真，早上第一個到辦公室治學，晚上最後一個離開。論斷老師不僅沒有使我心裡舒坦，反而苦毒越來越深，甚至看見他就不順眼，走路時刻意避開，私下的埋怨也不停止。這樣，生命的破口就越來越大了。

寒假的一天，附近一間華人教會請我去講道，題目是雅各書關於口舌的罪。在準備期間，我發現整段經文都在指責我，於是開始認罪悔改。越悔改，就越看清自己悖逆的原因：我心底原來有個隱藏多年的偶像

——“學習成績”

我們的社會判斷孩子好壞的標準，就是成績。學習好，一俊遮百醜；學習不好，一切都白搭。從小學到研



究所，這個偶像不知不覺就生根在我心底。論斷老師，只是拜偶像之罪的衍生品之一。在考試的準備上，用以前上學時總結的方法，比如短期記憶、背考試重點、押題等方式，雖然取得了好成績，但卻未必能吃透到心裡。在悔改過程中，聖靈顯明我的功利和浮躁，只把課程視為一個個待征

過去我走訪各個教會，心中總會挑毛病。但是植堂之後，我更多懂得理解、欣賞、感謝和代求。 In the past I easily found faults while visiting other churches. But after planting a church, I learned to understand, appreciate, show gratitude, and intercede.

服的任務，卻沒有真正享受學習。換句話說，學習成了我要攻克的敵人，不是我的朋友。儘管我心裡明白，神學是神聖的學科，然而強大的慣性使我不自覺地在態度上得罪神。

這件事之後，我的生活節奏慢了下來。我不再關注成績，而會去思想：通過這次學習，我對神、對人、對自己和對宣教有哪些新的認識。學習成了快樂和享受，不再是苦哈哈的差事。我的妻子第一時間發現了這個改變，因為我喜歡學習了。這真是一件美得無比的事。

為什麼要植堂

出國之前，國內同工勸誡我，到美國要好好學習，課餘時間充分休息並享受生活，畢竟這個階段很難得；回國之後再考慮事奉的事。我從心裡認同這觀點，因此從來沒有想過在美國建立教會。因為我知道，開拓教會非常辛苦。

我們學校有附屬高中。2011年剛來時，我認識了幾個從中國來的高中生，和他們建立友誼，開始小留學生的事奉。2013年初，我在芝加哥機場帶領一個國內來的交換學生信主；隨後，我們在家裡辦起查經班。我只想帶領一些人認識神，並不想建立教會。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我既非公民亦非綠卡，只是一個學生過客，開拓教會是本地教會的事，與我無關。這理由似乎合情合理，無懈可擊。

2013年前，兩次有人邀我植堂，但都被我拒絕。那年年底，一直在做中國留學生事工的一對美國白人老夫婦，邀請我們開拓植堂。這次我沒有直接拒絕，乃是承諾回去好好禱告。經過一段時間，神把負擔放在我心裡，於是我決定順服。但我和這對夫婦說清楚，畢業後我要回國事奉，不會留在美國，到時候需要新的牧師帶領。

我們邀請了另外一對夫婦，三個家庭開始每週一次的植堂禱告會。經過八個月，2014年9月份正式開始主日崇拜，而我們也面對了巨大的爭戰。

第一個挑戰來自我們家的財務。新堂崇拜開始後不久，我家就出現財務危機。我們家的供應主要是兩份獎學金（恩福和新耶路撒冷）；此前我常去周邊教會講道，每個月可有車馬費補貼。但是植堂後，我只在本教會講道，家裡少了一項收入來源，生活不免捉襟見肘。

第二個挑戰來自外人的論斷。雖然我和當地華人教會的牧者事先有非常好的溝通，並確立拓植新堂不拉羊的原則，但仍有一些本地的信徒不諒解，論斷和流言蜚語一個一個傳進到我們的耳朵。

第三個挑戰是苦難。植堂第二個月，我妻子流產；近三個月時，另一個核心家庭的姊妹流產。這雙重打擊促使我認真思考神義論，並再次尋求神，植堂是否真的符合祂的心意，還是我自己伸出了烏撒的手。

在這個階段，我再次經歷了抑鬱。在幾次深入的禱告中，聖靈問我：“如果服事神沒有任何好處，你是否還服事？如果否，那麼你還有再選擇的機會。”“如果服事神不僅沒有好處，反而有許多損失，你是否還願意服事？如果否，那麼你仍然有再選擇的機會”。面對這兩個問題，我都選擇“是”。感謝主，考試過關，抑鬱症隨後也蒙神醫治。

心志堅定之後，明顯看到教會人數增長，從三個家庭變成十幾人、三十來人，並陸續有人受洗。同工的心

得安慰，弟兄姊妹的生命開始成長。好些同工第一次帶敬拜，第一次分聖餐，第一次收奉獻，第一次帶禱告會……。

在這個過程中，我愈發體會到什麼是以門徒訓練和宣教導向為中心的教會模式。

過去我走訪各個教會，心中總會挑毛病。但是植堂之後，我更多懂得理解、欣賞、感謝和代求，因為每個教會都是屬於主的。儘管教會有難處，但只要有人肯擺上、付出，就一定有希望。

中國不是中心，基督才是

2015年底，我應邀參加在休斯頓舉行的美南華人差傳大會，並在第一場信息之前做得救和蒙召的見證。沒想到在隨後的信息中，講員六次呼召我去伊拉克宣教。我心裡一下子很惶恐，也很迷茫——難道這是出於神的呼召嗎？

我開始更殷切地尋求神對我們一家的心意。剛來讀神學的時候，我滿眼所見全是中國教會，也確定將來要回中國服事。但是經過幾年，我慢慢發現，來自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肯尼亞、菲律賓、印度、日本、德國、意大利、英國、緬甸、越



但是注目耶穌，我彷彿看見祂正匆忙往中國走，並說：“我要去中國，再次被釘十字架。”
 Yet when looking at Jesus, I saw Him as if on His way to China hurriedly, saying, “I am going to China to be crucified again.”

南、台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弟兄姊妹是如此可愛，而他們的民族也都需要基督的福音。甘心離鄉背井的宣教士，更讓我看到自己眼光和心胸的狹隘。我開始悔改，願意在宣教上參與並委身，常常為別的國家禱告，又特意和異國弟兄姊妹與宣教士交往。幾年下來，我越來越深體會上帝要得著萬國萬民的心意。

2015年5月畢業之後，我正式在新堂的教會實習，並等候妻子畢業。在此期間，我陸續收到幾間美國華人教會和機構的邀請，新堂的同工尤其希望我留下來牧會。放眼望去，各處都有需要，使我不得不更認真尋求未來的禾場。我和一些屬靈長輩溝通，並謙卑地禱告，但是一直沒有明確的帶領和召喚。是否應該回中國事奉，還是留在美國，或前往他國？北京的霧霾和兩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加深了我內心的糾結。

懷著忐忑和憂慮的心情，我在2016舊曆新年前回到中國，期望明白神的心意。

到處都是插隊的汽車和隨地吐痰的人，公廁裡煙霧繚繞，人群熙熙攘攘——我突然覺得自己彷彿是個外國人。我們在北京的教會，過去四年多沒有增長，反倒萎縮；眾多弟兄姊妹和有錢的同學都在考慮移民，稱之為“逃離魔都”。

我開始猶豫，我真能回國嗎？兩個美國出生孩子的適應、未來的教育、住房、家庭的經濟需要，誰來為我們考慮？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我想退縮。

隨後幾天，我在北京、上海拜訪教會和信徒，其中幾位是為主坐監多年的老人。有位長者勸誡我：“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5-6）

除夕夜，一家人圍桌聊天、吃飯、看春晚。外邊充斥著焰火和爆竹的聲音，許多人去祠堂祭祖、燒香，或拜偶像。來家裡看我的鄰居和親人，話題無非是如何給孩子找好工作、上好大學、找好媳婦。他們期待我回來，將來或許能幫上他們。這種期待使我一下子非常警惕！我太熟悉這種世界的聲音了。

我心情很差。電視裡在唱紅歌，久違的歌功頌德聲音使我心裡堵得厲害。想起以賽亞書的經文：“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祂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以賽亞書60:2）願基督的榮耀照亮坐在黑暗裡的中國百姓！

新書

當淚眼望向榮耀

—八福闡析

陳宗清著



主耶穌在「八福」中闡明，蒙福的秘訣不在於一個人擁有什麼，而在於他生命的品質如何。蒙福的第一步，是要認清自己靈性的貧窮。破碎的心、流淚的眼，是奔向榮耀的源頭必有的經歷。

建議奉獻10元。

客廳電視繼續播放春晚。我回到臥室，跪在床上禱告，不禁哭泣。我是誰？我算什麼？竟蒙神的愛和憐憫。我本來也和這世代的人一樣，在虛空和絕望中被死亡轄制，但如今卻成為神的兒女，並成為服事祂的人。

在接下來的禱告中，一個教會歷史中的傳說浮現在腦際。羅馬遭遇大逼迫，弟兄姊妹勸彼得離開。彼得出城，在逃離的路上遇見耶穌，祂正匆忙趕路。彼得問耶穌：“主，你往哪裡去？”耶穌回答：“我要去羅馬，再次被釘十字架。”彼得二話沒說，調頭返回。後來，他在羅馬被倒釘十字架殉道。

那幾天我正在準備講道，信息取自約翰福音12章第三部分，其中說：“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12:26）在這個世代中，基督會在哪裡？祂豈不是會前往那與神為敵的黑暗世界？而作為祂的僕人，我又該如何服事？

大年初一早上，我拜完年回來，開始靈修。一段經文再次抓住我：“現在我為你們受苦，倒覺歡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歌羅西書1:24）中國還需要有主的僕人在肉身上與基督同受苦，而我願意選擇這一條道路。

望向自己，我看到靈命的軟弱、對妻兒和對未來的擔心；但是注目耶穌，我彷彿看見祂正匆忙往中國走，並說：“我要去中國，再次被釘十字架。”

作者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道學碩士，妻子為恩福神學生

(接封底)

六十多年前，科學家還在摸索「機器自動化」的理論。但隨著機械電子、計算機、人工智能、材料學、仿生學等科技的突飛猛進，相互整合，各式各樣的機器人逐漸出籠。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後，工業機器人已經普及。2016年1月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以機器人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成為焦點議題。論壇執行主席、78歲的德國經濟大佬施瓦布（Klaus Schwab）認為，這「如海嘯般撲面而來」的科技，即將顛覆全球各個產業，未來十年必影響整個人類社會。

如今，機器人已經真實地進入人類生活。「智慧型機器人」不僅一個命令一個動作，還能自行學習，自我判斷。危險與不測的地方，如災區、太空、深海、地底、戰場，已經派機器人去；工廠或職場重覆性的工作，常見這些苦役取代人力；需要服務的病人、殘疾人、老人，機器佣人隨侍在側；需要玩伴，機器寵物可陪你解悶；需要伴侶，美女機器人柔聲關懷；殘廢者穿上人體機器人，可恢復正常生活；纖小的機器人代替醫生的手，進入體內醫療；奈米機器人甚至可在細胞的DNA內遊走，執行修補任務。

機器人的發展無疑是科技酷炫的成就，然而無可諱言，它的一大特色就是仿真——向自然界學習，成功地模仿生物的構造和運作，再大量生產。

而談到對生物的觀察，半個世紀多來，科學界最值得稱道的，當數對基因遺傳分子DNA的認識。

簡單又奧秘的DNA

若透過高倍數的電子顯微鏡探入細胞內，觀察其中的分子，便可看見：細胞核內的DNA每時每刻不停在工作，又快又準地複製遺傳信息，送到細胞內，再與胺基酸結合，作成各類蛋白質。每個細胞就像一個大工廠，裡面各種微器械彼此配合，繁忙運作、製作，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給，眼花撩亂。²

1953年，DNA的基本結構才被科學家解密。它為雙軌螺旋狀的大型分子，構造十分簡單，只有四個鹼基，連接如細線，蜷曲如陀螺，在細胞核內形成染色體。人體的DNA每條拉開約三呎長；每個人身上有十萬億個細胞，其DNA的總長度，足以從地球到太陽來回四次。

DNA的結構雖然簡單，卻是承載密碼的工具，兼具信息語言、資料庫、溝通法規、

高度壓縮的讀寫儲藏等功能。它非常靈活，可以自行運送、複製，甚至能夠依需要而自我修訂、或合併創新。

所有生物都有DNA，括單細胞生物。以人為例，一旦精子與卵結合，受精卵中的DNA便開始有條不紊的進行奇妙的繁衍工作，製造出各種不同的蛋白質，按序發展成內臟、骨骼、皮膚、毛髮、眼睛等各種器官；並在一生中繼續工作。

二十一世紀初，人的基因圖譜已經可以完全解讀，生技學隨之突飛猛進，對醫療貢獻斐然。但人類要完全掌握DNA的奧秘，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靈魂的高度

單就機械的角度而言，當前最精妙的機器人和DNA的功能相較，只能算是粗糙的玩意兒。何況，機器只是物質，需要外加能量才能運作；細胞則是生命，內在自有動力；兩者間有難以跨越的鴻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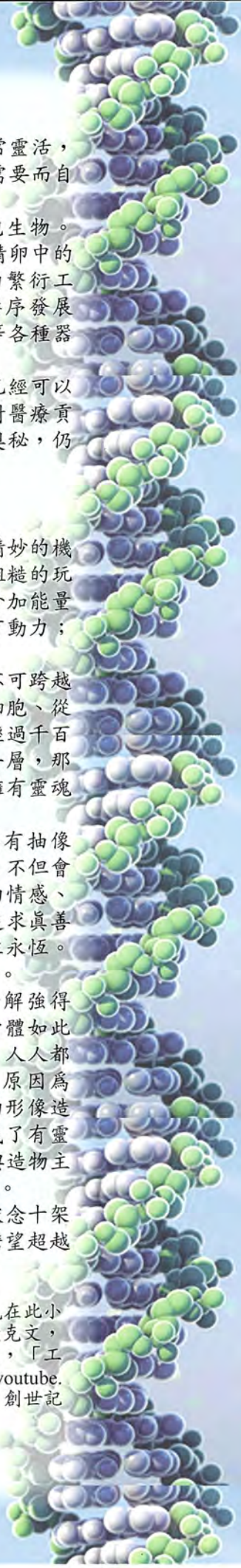
若以階梯的比方代替鴻溝，將不可跨越度當作台階，那麼，從無生物到單細胞、從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如此類推，經過千百萬種植物、動物，來到階梯的最高一層，那傲視群倫的，必然是與萬物迥別、擁有靈魂的人。

因為人的靈魂妙不可言。它具有抽象思維、語言能力、想像力和價值感；不但會揣摩，還可以創新；它有喜怒哀樂的情感、分辨善惡的道德意識。靈魂的本能追求真善美，渴望完全的愛，尋找意義，嚮往永恆。這些特質遠遠超過世上其他一切活物。

人對靈魂的感知比對人體的瞭解強得多。科學研究使現代人明白，原來身體如此奧妙。但從古至今，無論尊卑老少，人人都能體會靈魂的真實、重要和寶貴。原因為何？聖經說明：「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³ 原來靈魂受造，是要與造物主相交啊！難怪它的高度遠在萬物之上。

執筆此文時正逢復活節前夕。默念十架與空墳的史實，回首靈魂的出處，瞻望超越死亡的永恆歸宿，信心在心中燃起。

註：1. 1920年，捷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在此小說中首創Robot一字，是根據Robot (捷克文，「勞役、苦工」) 和Robotnik (波蘭文，「工人」) 而造。 2. 如，<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Sv-Rq5C3K8>。 3. 創世記1:27, 2:7。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機器人 · DNA · 靈魂

蘇卿

「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創世記1:27）

機器人的時代來了。

先進國家近年紛紛舉辦機器人大展。最老牌的「世界機器人博覽會」（IREX），去年（2015）12月初在日本東京舉行，已是第21屆。展場中最吸睛的，是能和人互動、流露感情、仿如真人的美少女機器人。今年六月，台北要辦「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除了製造業，並強調將應用至衣、食、住、行、育、樂等領域。同月，廣州也要辦「國際工業機器人展覽會」。

機器人（Robot）原意是「苦役」，大約百年前出現在捷克的科幻小說《羅薩姆的機器人萬能公司》中。¹ 後來，它被用來指一切模擬人類或其他活物行動的機械。

（轉封底裡）

